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黄如论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徐启源	高 翔
理 事	张苏飞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赵麟斌	张苏飞	林 山
	陈章汉	王华南	连国平
	黄文山	武夏红	

《闽都文化》总第 45 期 2016 年第 4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张苏飞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编 辑 部 主 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章进取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康 芬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应 宁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 闽都文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 (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 Contents

## P4



城市的诗性

## P7



水城福州

## P38

环绕福州的四禅寺



## 世味流年

- 4 大 荒 城市的诗性

## 榕垣春秋

- 7 钟红英 水城福州
- 15 卢美松 福州城池的变迁
- 21 高健斌 考古界的冶城之争
- 28 齐上志 三湖环城话福州

## 古文今读

- 33 孙汉生 勿替，引之  
——读《重建三山城櫓记》

## 闽僧闽刹

- 38 孙源智 环绕福州的四禅寺

## 双塔视野

- 45 林国清 陈 丰 耿王庄的记忆
- 48 方炳桂 方向红 消失的老行当

Contents

# P57



福州老建筑保护：草根能做什么

# P70



麦园路 52 号

# P91

三百年前的福州  
——郑崇尧大型漆画作品



## 在线读城

- 51 康延平 跟着闽江进城
- 57 林轶南 福州老建筑保护：草根能做什么

## 闽街闽巷

- 63 唐 希 进南门向西拐有条城边街
- 67 苏岫云 旧时茶亭街
- 70 鹿 野 麦园路 52 号

## 史池钩深

- 73 薛 菁 明清之际福州台江中亭街繁盛之成因

## 左海风流

- 80 陈 三 世上成功斯积德
- 86 练建安 远去的背影

## 艺术档案

- 91 史 芹 三百年前的福州  
——郑崇尧大型漆画作品

封二 漆画《菊》 郑崇尧

封三 《莲塘清趣图》 邱允爱

# 城市的诗性

大 荒

第一次看到货真价实的城墙是在闽北的建瓯，那时很激动，总算可以想象古代的侠客是怎样飞过城墙的了。我对于城墙的印象是青砖的。后来在于山看到福州古城墙的片段，居然是石头的，便觉得诧异，但是，有总比没有好。因为，一座古老的城市，如果没有留存哪怕是一小截的城墙，要告诉人们我所生活的城市已经 2000 多年了，人家信吗？

当然，这只是作为一座都会的最基本的性格要求。福州的特点远不只这些。

20 世纪 80 年代到江浙一带游玩，见到那里楼房的马鞍墙，极其小巧玲珑，素洁可爱。后来到了北方，看到都会的合院围墙都高大整肃，庭院深深。回头再看福州的鞍墙，正面极其整肃，而翘角飞檐又极具江浙的飞扬灵巧，仿佛是一个复杂的聚合体。

我从小就在这样的院落里长大，天井是石板，走廊是石板，其余的多为木地板。白墙，黑瓦。前有石臼，后有水井，只要有大米盐巴，关

起门就可以存活下来。所以有时候，这个城市看起来有点独立。

可我以为这座城市最精彩的不在这里。

从有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后，仿佛城门大都为四个，比如东门西门南门北门，福州却是例外，早先的时候福州好像有六个门，后来城墙扩建，又增加了两个门，也就是有八个门。

而福州古代就是一个弹丸之地，弹丸之地又设那么多城门，不是多余吗？从兵家来看，城门越少是越容易守的，但福州有八个门，八个门几乎就没什么好守了。再看看关于福州的历史，好像从古至今就没怎么守过，只是北方变动了，福州的墙头上便更换了大王旗，或者北方还在混乱之中的时候，福州便时不时地称王了起来，这看起来有点水性，但是快乐，福州的市民快乐，福州的官员也快乐，这是过去。

后来我又读了一些古代关于福州的诗词或是文章，发现写水的太多了，特别是福州的水。

关乎水这一性，便有海水、江水、河水、

溪水、池水、塘水、井水、泉水甚至温泉水。请问，哪一座城市可以拥有这么多水呢？

古代福州城只有鼓楼区的一半还不到，一座小城，城墙的四面都是护城河，这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东湖和西湖，据说，东湖从现在叫东湖的地方一直延伸到新店的山脚下，而西湖呢，则从现在西湖的位置，一直延伸到祭酒岭下。如果你站在那时的城墙上往外看，恐怕是一片汪洋的，汪洋之中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岛屿，上面也住着人，这些人的子孙也还在那个地方生活着，只是水已经退去，空留下一些地名罢了，比如前屿、横屿、后屿、远洋、浦下、洋下、洋中等等。

这些水不仅城外有，城里也有，我们现在一条一条的道路，从前曾经是一条一条的内河，比如杨桥河，比如达明河，比如贤南河，比如通湖河。很多河道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在，那时，河边都是石头铺的，河床也是石头铺的，河两边都是大大小小的店铺，沿河边都清一色的铺着又像石板凳又像护栏的石板条，只要有河，就有这样的护栏绵延着。略微宽阔的地方，一定有一两棵大榕树或是大樟树，大榕树居多。福州人敬畏这些大榕树，常常在大榕树的边上建个小神龛，里面供着神。因为有神，一般人便不敢动这样的树了。

于是，我们或许知道福州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城门了，我想，那些城门里边应该是有水门的，就是供船只出入的门。因为城里离不开这些船。据说那时的蔬果杂物都是从船上买的。还有一个

很特殊的习俗，福州人是不往河里倒粪便的。每天清早，都有船上的人逐条街道收集粪便，运到乡下做肥料。那摆在每家门前的马桶似乎也成了某种身份的象征，一般的家庭自然是一般的马桶，而富贵的家庭马桶应该也就富贵了起来，比如描金什么的。这习俗 20 世纪 80 年代还保存着，只是那时不再是船上的人来收粪，而是环卫所的工人一车一车地收了不知道运往哪里。也因为这样处理粪便，福州的坊巷不会臭，那些明沟阴沟以及流到内河里的，居多是生活用水，而河沿石阶上，依旧可以看见浣衣女。



福州古城地图

再往外，是作为护城河的晋安河或是白马河。你总能在河边的柳树下看到用罾打鱼的人，罾是两个竹竿交叉绑在一起，一头绑着网，可以四方张开，上面有一根大竹竿绑着，长长地斜翘在河上，另一头绑着一块类似石头一样的重物，只要轻轻一拉，整个网就被拉了上来，有鱼没鱼，一目了然，真是太聪明了。我以为这是一道风景，而且很有诗意。

很多事情都是出于自然的，比如内河多了，自然桥就多了，小时候读到“二十四桥明月夜”的诗句，以为那是很远很美的风景，大了在城里到处转悠，忽然惊觉福州何止二十四桥，至少也有几百桥吧。而且，河流都有很好听的名字，桥也有很好听的名字。也因为走的人多了，走出很多动人的故事来。福州最著名的故事是安泰河上隔河抛过去的荔枝绎桃，那真是双抛桥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有时候在路上走累了我就想，过去的榕城，哪怕是六月天，你走着走着可以一屁股坐在榕荫的石板凳上，听老人讲古，听上那么一段再走，恐怕就是走上一整天也不会累，当然，那是农耕时代的遐想。在日本京都的时候也去过他们的旧街市闲逛，很有点古代福州的感觉，也是沿着河边，长长短短的石凳，也是一排老店铺，那些店铺老得可以一下子看穿历史。更为动人的是守着这些店铺的人们，他们不仅保留了那时的装束，那时的习惯，而且还保留了那时的店面，甚至那时的客人。

在一个慢悠悠的社会，手艺可以一代代地相传下来，人们只是将之作为生活的根本而不是发财的渠道，他们可能几百年也没有发财，但也不至于饿死。就这么守着，守出文化来，守出诗意来，整座城市都这么守着，于是便守出城市的诗性来。



# 水城福州

钟红英

—

水城福州之名是有一些由来的。当年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古城高大浓密的榕荫下优哉悠哉踱步之时，目光所触，除了石桥，便是一片汪洋碧绿的水，由是《马可·波罗游记》便有了这样一个让福州人至今骄傲而又多少有点怀恋的句子“桥最多的美丽水城”，那时已是明朝。

而明之前，开启水城福州美景之始的当在唐代，正是这朝，“福州”之名在开元十三年（725）玄宗皇帝时出现；也正是在这朝，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随兄王潮率兵南下，占领福州全境，创立闽国，定都福州，开始了浓墨重彩的水城福州时代。这位“宁为开门节度，不作闭门天子”的一方诸侯在政17年间，不仅选贤用能、省刑薄赋、重文兴教、兴建城池，还集中财力疏浚西湖、整治内河、修建桥梁，从而令福州这个偏安东南一隅的荒蛮之地，竟有了一个令时人艳羡无比的“世外桃源”的美誉。“罗城”是王审知在

晋严高“子城”的基础上扩建的，“夹城”又是王审知在“罗城”的基础上兴建；到明洪武四年（1371），驸马都尉王恭在“夹城”基础上重建城池之时，已经是第6次了。不过从王审知“夹城”始，福州以“三坊七巷”为中心，以“三山



福州主要内河图

两塔”为特点，水系相连、水绕城转的城市初步布局已经形成，并在此后 1000 多年的时间里延续着它的基本格式。

算起来，大唐王朝的盛世景观在中原的生机勃勃，并未深刻地影响到偏居东南一隅的福建，除王审知时期的“世外桃源”为人所知外，多数时候仍然悄无声息地“藏在深山无人识”。但在宋代一朝，情况却发生天翻地复的变化，这时福建无论经济抑或文化，都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辉煌时期：理学家杨时、罗从彦、李桐、朱熹，文学家杨亿、柳永、张元幹、刘克庄，史学家郑樵、袁枢，书法家蔡襄，法医学宋慈，道教白玉蟾，政治家章得象、李纲等人，如一座座高山，引人瞩目；“海滨邹鲁”的称呼，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越叫越响，“昔欧粤险远之地，为今东南全盛之邦”，“中华地向城边尽，外国云从海上来”，彼时南蛮之所，因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奇迹般崛起，令世人眼睛为之一亮。

也是从宋，水城福州的身影在经过唐的启蒙开始，因为有了越来越多的内河和内湖而以明媚丰满的姿态呈现出来。据历史记载，公元前 202 年，汉闽越王无诸在冶山周围建汉冶城之时，其东西、南北长只有 232 步，仅有护城河一条，其南皆为水漫地区，越王城乃处“大泽中”，实为一大海湾；公元 282 年，时任晋安郡守严高在福州建子城后，不仅增加了 6 条护城河，还开挖了西湖和东湖两湖。西湖位卧龙山下，诸西北诸山之水，至今犹存；东湖长、宽各 23 里，储东

北诸山溪水，“所溉田不可胜计”；公元 901 年，王审知扩唐罗城，又在乌石山西麓开凿南湖，“引水与西湖通”。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后，随着海水东退，时称“台南”今谓“台江”的大庙山以西以南的帮洲逐渐从水域中拓出，并在这些沙洲的低洼处，再陆续形成一些内河和内湖。就这样，在每一次扩建城池便开挖一道护城河，和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影响下，一个与海与闽江相通，内河水系纵横交错的水城福州形成了。

如今的福州依山傍海，乌山、屏山、于山三山鼎峙，闽江、乌龙江如两条长龙交汇穿行，内河水系犬牙交错，已形成白马河、晋安河、光明港、磨洋河、新店河、南台河 6 大水系 107 条内河，总长度 244 公里，汇水面积 300 平方公里的水资源体系，是国内水网平均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其中有“人烟绣错，舟楫云连，两岸酒市歌楼，笙歌从柳阴榕叶中出”的安泰河，有“雷鼓砰訇白马驰，观涛旧有广陵矶，哪知榕海三春





景，赛得钱江八月奇”的白马河……唐人徐夤在《回文诗》里如此描述福州内河：“轻帆数点千峰碧，水接云山四望遥。晴日海霞红霭霭，晓天江树绿迢迢。清波石眼泉当槛，小径松门寺对桥。明月钓舟渔浦远，倾山雪浪暗随潮。”清人张绅在《杂忆福州》中也写道：“城中到处小河沟，垂柳人家夹岸幽。每爱水边凉意满，日斜来上酒家楼。”轻帆、绿树、小寺、石桥、酒家、明月、河沟，如此诗情画意，老人们说，直到民国福州仍然处处可见这难得的水乡情韵！

## 二

安泰河是五代闽王王审知所建罗城的护城河，为福州城内最为古老的运河之一。水从琼东河起入古仙桥下，经武安桥、津门桥、福枝桥、新桥至安泰桥，复经澳门桥、虹桥、仓桥、金斗桥至观音桥与西水关之水交汇，再由观音桥流至太平桥与白马河相通，全长 2.52 公里，素有“小秦淮”之称，不仅沿岸种植许多榕树，须长叶茂，绿荫如盖，而且水上运输十分发达，直到民国，沿河店家所需货物多由店后的小道头上下，城区南后街家具店所用木料亦扎排由此运入。“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即是描述当时安泰河的沿河风光和运输盛况。

作为安泰河源起的琼东河是与闽江江潮直接相通的，《榕城考古略》称之“引南台江潮，凡三十六曲而入。凡百货之由南台船运入，悉由此

入城内河”，安泰河的繁盛实可说由琼东河起。据记载，旧时的琼东河是种植了很多荷花的，一眼望去，“红渠片片流香影”，竟惹得如林纾这般的翻译家也喜不自禁，频频吟诗作句，叹为“莲塘有客作田居，临水垂杨画不如”。

安泰河沿岸，还是一个书香门第之处。福枝桥和新桥在安泰河上众多石桥中本不太起眼，但它们坐落在三坊七巷的朱紫坊内，就自然生出些不一样的气质来。朱门灰瓦，曲线山墙，巷陌深深，1700 多年了，从王审知筑罗城把三坊七巷圈进城池至今，三坊七巷奇迹般地保留了当年的格局。661 亩，是它现在的面积；100 多个历史名人，却是三坊七巷留给世人大大的惊叹号！那年站在虎门用满口福州腔断然命令把英国鸦片“给我烧了”的林则徐，倒在北京菜市口铡刀之下的翩翩少年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翻译家林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写下一纸浓情蜜意《与妻书》的大丈夫林觉民，以及严复、萨镇冰、沈葆楨、冰心、林徽因等等，都与三坊七巷息息相关。安泰河在这样的书香墨韵中走进历史，并亲见着那些“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一笔改写历史方向的巨人的背影。

如此繁华之所，自然是要发生一些故事的。其中发生在安泰桥上的故事流传了很久：

那时的安泰桥称利涉桥。“红纱笼竹过斜桥，复观翠飞入斗杓。人在画船犹未睡，满船明月一溪潮。”这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任福州知州时

所作《出利涉门》，为我们留下了古时利涉桥难得的一幅夜景图。河岸边的榕树、柳树和桂花树是在宋朝时候就栽种下了的，河岸边的故事却随着岁月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谁能想到，这漫长的历史，安泰河边多少名臣商贾的蜚声业绩在这里轰轰烈烈地上演，却最终只能躺在档案馆的故纸堆掩声叹息，而平民百姓的爱情故事却在这里一朝接一代活泼泼地流传了下来？“荔枝换绛桃”故事中的书生艾敬郎住在利涉门的西边、河北岸的



整治后的安泰河（鹿野/摄）

利涉坊（今吉庇巷）阁楼上，他与桂枝里住着的小姐冷霜蝉隔河相望，日久生情。一日，冷霜蝉掷荔枝给艾郎，艾郎报之以绛桃，桃上写着“心无彩凤双飞翼”，冷霜蝉用纸包荔枝再掷过河来，纸上写着“心有灵犀一点通”。艾郎相思成疾，寡母舒氏上门提亲。不想二人正在操办婚事之时祸从天降：闽王王审知去世，王延翰自称闽王，遍采民女入宫，冷霜蝉不幸被搜出强行送入王府，而冷霜蝉却以死相拒，最终与艾郎双双被投入火堆活活烧死。时风骤起，见二人骨灰卷作一团，棒打不散，如烟直上向西南飞去。这凄美的爱情故事自后唐以来在民间口耳相传，经宋元明清四朝众人不断加工、创造，愈见丰富和生动。到清代乾嘉之际或更晚些，“里人何求”将其写入《闽都别记》，后又改编成闽剧在福州传唱，虽隔楼相望眉目传情改成了在西湖相遇一见钟情，然“君住河之北，奴在河之南”这痴痴怨语却让古老的安泰河平添无数温情与浪漫！

### 三

从安泰河往西，可直通白马河，白马河往南是闽江，往北则通西湖，流经区域除与安泰河交汇之外，又与东西河、茶亭河等多条内河连接，成为至今为止福州城区最主要的水系之一，全长约 4.86 公里。

与津泰河叠翠流金相比，白马河则有一股民间化平民化气息淌漾其里。或至少可追溯至宋

末，白马河南端今台江义洲一带仍茫茫一片水泽，极目望去，“全闽第一江山”大庙山如同一座孤岛浮于海泽之中。江洲之上，一座座、一排排鳞次栉比的吊脚楼、竹篱笆，与点点渔船构成了南国水乡特有的泽国韵味。

倒粪埕是这片泽国中较特殊的一个地方。300年前某一个春复时节，有个至今姓名无考的画家以笔墨画下了他所看到江畔之景：码头上，一艘粪船停泊在水之上，黑色的凉亭旁是几个挑粪工人正在紧张地来回忙碌着；西门的节孝坊又是另外一种景，这儿水路茫茫河沟纵横，田畴阡陌间，春秋卫太子遗孀共姜作诗《柏舟》誓而不嫁之事，开启了此地碑坊林立之始。然沧桑妇道之石作坊，终难抵萋萋芳草蔓延其间，多少年过去，西门筑迎仙门，那迎仙门外长亭之上，又成

为离人北上话别之所。据记载，直到清代，榕城之人都是从这儿出发，与亲友话别之后，经陆庄、柳桥、草市都、祭酒岭到达洪山桥，在码头乘船北上。“五里长亭十里桥，迎仙门外路迢迢。榕城第一销魂地，送客生增江上桡。”一叶扁舟，离离背影，竟是无限伤感。

也有一些较特殊的时刻。比如涨潮，与西湖连接的白马河水势奔腾，形成潮涌奇观，引得众人驻足观看，那惊险奇景，堪与钱塘八月潮相提并论，时人称之为“白马春潮”，为古时南台十景之一。端午节到了，人们在白马河岸绿林间观往来龙舟竞渡，河里锣鼓阵阵，岸边呐喊声不绝于耳，一派热闹景观。而每年春夏冷暖气流交汇时，福州总是梅雨连绵，细雨霏霏，难见天日，这时，各种瘟疫也应时而生。为驱逐疫鬼，福州



改造后的上下杭三捷河



整治后的白马河沿岸景象

居民便要举办“出海仪式”，把疫鬼驱逐出境赶到海上去。这样的仪式总在夜间进行，那时由数十人组成的队伍抬着木板和竹扎成的龙舟，一路“爬呵”“爬呵”的呐喊声在深黑的夜里传来，竟令人不寒而栗。当呐喊声停歇，在白马河某个桥头下，众人把龙舟与装着猪血、鸡毛等污秽之物的“福桶”推入江中，举火焚烧。那一路的门户是关得严严实实的，因为谁也不敢观看这样一个场景，据说，若不小心看到了的，那是要撞鬼

莆田会馆、汀州会馆、闽清会馆等正是顺应商业的需要沿河一座座建立起来的。那时的白马河水面宽阔，水流奔涌；那时顺闽江潮涨漂流而下的运输木材的木排，挨挨挤挤铺满了江面。河的沿岸有米店、肉铺、菜摊、酱园、饼店、酒馆，林林总总；那河中伐舟而行的是一辈子以船为家的疍民，他们既从事渔业与水上客货运事业，也唱曲陪酒以补贴家计，这种劳碌清贫的日常生活，与舟与曲与酒相伴，无意中竟成为白马河上



白马河沿岸



白马河沿岸

神、惹上霉气的。

大多时候，白马河是白天的一片热闹繁忙与夜晚的渔歌唱晚、笙箫柳月交织在一起的。作为历史上与汉口、安东齐名的木材集散之地，白马河一度云集了众多的商客，商业气氛十分浓厚，

最为灵动的一道风景。“闽江儿女船为家，侑酒陪人动琵琶。江湖来去一条水，短棹不离湖上花。”如此美景，曾让无数文人墨客流连于此，乐而忘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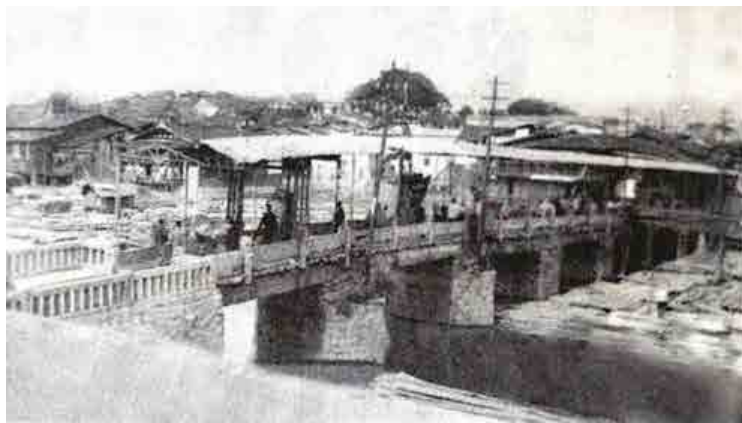
有河便有桥。在白马河长长的水域之中，

有 24 座桥横跨而立，其中白马桥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名字，它与白马河一样，因为“白马”而令人浮想联翩。据说，它源于两个传说。一说闽王王审知别号是白马三郎，当年他站在白马桥上看白马河流向闽江，波涛汹涌，似万马奔腾，所以他站的桥叫白马桥，桥下的河因之叫白马河。另一说是，汉闽越王郢的儿子也叫白马三郎，喜欢骑白马、射箭。一次，鼓山脚下鳝溪发洪水，身长 3 丈的蛟龙兴风作浪，冲垮了田园房舍，祸害百姓。白马三郎用箭射中蛟龙，但不幸被蛟龙的尾巴卷起遇难，后人于是在鳝溪建了白马三郎庙纪念他，因白马三郎生前经常站在桥上看白马河奔腾流向闽江，所以他站的桥就叫白马桥，桥下的河就叫白马河。

无论如何，白马河与白马桥，因为有了“白马三郎”的传奇故事而更显人性的温度。但究竟河因桥而名，还是桥因河而生？这样的故事，即便是问号，也总觉得耳畔有那么一股英武之气习习而来。

#### 四

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每天穿行于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对身边周遭的一切都已太熟而视若当然。有一天，在某个禅寺的放生池边，面对叶茂蔽天、须髯垂地的两株巨榕，我突然意



老照片里的白马桥

识到这大小小随处可见的盘根错节的榕树，或许正是我下意识中一直在寻找着的这个城市的精气神儿。于是，当北宋太守张伯玉倡导“编户植榕”而令福州“满城绿荫，暑不张盖”的历史闯进我的视野的时候，我几乎同时就觉得这个城市精神了起来，厚重了起来！

以后，随着三坊七巷的改造工程轰轰烈烈地进行，一个又一个历史名人从坊巷中走出，强烈撞击着我的视觉神经。为了更好地感受这坊与巷的气息，我曾经一遍一遍地穿行于那一条条石砌的小道上，体味着风火墙内那些深宅大院曾经的辉煌与没落。与历史滚滚车轮的宏大气场相比，我更愿意在残墙断瓦萋萋芳草中打量这人世的冷暖。光禄吟台苏州园林般的玲珑精致是林则徐放鹤处，他的二女婿、船政大臣沈葆楨的宫巷 26 号，当年一笑斋写字裱画处，是否还有他 46 岁疲乏的身影？林觉民写在一纸素娟上的“意映卿卿如晤”是如此打动着，在郎官巷宅院内一阵

阵剧烈咳嗽着的严复，终老之时可想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几个字？还有被腰斩菜市口的林旭，其妻沈鹊应在金鸡山寺庙他的停棺处，是如何悲凄难掩地哭泣的？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他的门户如何只留下这一地的残败？这一切，都令我着迷叹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福州土生土长写了不少以三坊七巷为背景的小说的作家却告诉我，在古代福州，除三坊七巷，最迷人的地方，是无处不在的内河！那榕荫夹岸，舟楫往来，渔歌小调，在小说家的讲述中，如同一曲动听的歌谣，让我热情澎湃而又怅然无比！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缘让我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或许我还是跟往常一样，只是偶尔在某个时刻会念想起历史上的一些人一些事，比如三

坊七巷，比如小说家讲过的河。但是有一天，我在白马路上眼花缭乱的商铺中走出来，无意中发发现边上的白马河两岸竟绿草茵茵，鲜花如锦！这个发现让我感到无比新奇，几乎毫无迟疑，我走到了岸边新修的木栈道上，见榕荫垂柳之下，白马河水透可见底，一些护河员正划着小船在水面上来回穿梭清理河面。河水潺潺地流，一头伸向西湖，一头连着闽江；木栈道也沿河伸展，与河与湖与江形影不离。当我从白马河的北岸，沿着木栈道到达西湖、左海，又沿着白马河南岸，一路走到闽江口之时，已是华灯初上；这一路绿荫香花，一路翠榕垂柳，一路修竹幽幽，一路小桥流水，竟让我一时仿佛走进了小说家那旧时的内河幻影里。



整治后的上下杭三通桥景致

# 福州城池的变迁

卢美松

福州建城 2000 多年间，历经朝代变迁和风雨侵蚀，旧城墙体大致已经荡然无存，仅存的一点遗址也难以辨识其原先的样貌。追叙 2000 年来的城池变化，必然涉及人事的盛衰，如古诗人所云：“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古代城池变迁实际反映的是王朝兴替，是政事和人事的更革。

## 一、无诸建冶城

汉高帝五年（前 202），封无诸为闽越王，“都冶为城”。《三山志》载：“闽越王故城，今

府治北二百五步。”《三山纪略》云：“冶山者，古冶铸之地，闽越王都于其前麓。”《闽都记》云：“将军山一名冶山，在贡院西南，闽越故城。”明王恭《冶城怀古》诗曰：“无诸建国古蛮州，城下长江水漫流。野烧荒陵啼鸟外，青山遗庙暮云头。西风木叶空隍曙，落日人烟故垒秋。借问屠龙旧踪迹，断矶寒草不胜愁。”其《冶城歌》有云：“忽从图画见三山，正在无诸故垒间。丽谯官署人烟积，塔庙琳宫野照间。”

载籍称，冶城依山置垒，据将军山、欧冶池，称为形胜。但冶城的确切位置、四至范围以及遗址何在，至今仍是一个谜。冶山地下考古多

次发掘均未见踪迹，因此学者对冶城修建与否还存有争议，但对欧冶池北及鼓屏路一带均为闽越宫殿遗址，则确认无疑义。论者称，可能由于冶山当年四面环水，成为天然屏障，故无建城自保的必要。但载籍有诸，故未宜轻易否定。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无诸后裔郢和余善兄弟相继起兵叛汉，终被汉武帝发兵平定。余善在闽北所筑拒汉六城连同王宫一起被毁，福州冶城自然不能幸免。闽越国王室宗族及大臣、兵士被迫迁往江淮之后，“东越地遂虚”。直到汉昭帝始元二年（前85），闽越遗民从山林中复出，自立为冶县；光武帝建武二年（26），改冶县为候官都尉；献帝建安八年（203），废候官长，建南部都尉府。300多年建置更革，载籍都未曾提到旧冶地是否再建城池。

## 二、严高迁城址

西晋太康三年（282），朝廷升候官县为晋安郡，“置郡树牧”。严高为首任郡守，到职后，嫌故城狭隘，不足以聚众，开始筹划建新城。传说他曾绘图以咨询郭璞，郭璞作《迁城记》，语甚玄奥难解，并有铭文曰：“泰康之载，迁插瓠基。四色牢城，层峦三经。洪许南流，瑞龙地应。”后世以为有龙脉之应。乃经始郡城于越王山之南，称为子城。子城正南门曰虎节门，门外为重关，再外有虎节河，缭绕子城之外有城濠。子城东门曰康泰门，西门曰宜兴门，东南门曰安定门，西

南门曰清泰门（门外有跨河雅俗桥，明代俗称杨桥），西南门为丰乐门，外有义和桥（明代改称定远桥）。自晋代至于六朝，都沿袭子城的规制。

## 三、唐五代扩城

唐僖宗中和年间（881-885），福州刺史郑镒曾扩修东南隅城墙，其范围北起小山阜，南至虎节门，东起康泰门，西至宜兴门，东南至安定门，西南至清泰门。文德元年（888），福州节度使陈岩，恢其形势，砌以砖石。州衙门建于今鼓屏路与湖东路交叉地带。州衙的南向大街为通衢，称宣政街；街南端与穿过大街的东、西大道交接，东面大道称左通衢，西面大道称右通衢；宣政街南面大街称南街。唐陈翊《登郡城楼》诗云：“井邑白云间，岩城远带山。沙墟阴欲暮，郊色淡方闲。”可见当时城垣依山而筑，高入云端。

唐天复元年（901），王审知于子城外环筑罗城“四十里”，设城大门及便门16座，水门3座。以玄坛河为界，南门曰还珠门，后以安泰河为界，南门曰利涉门；东面有海晏门，西面曰丰乐门，北面为永安门。另有通津、清泰、延远诸城门。《榕城景物考》云：“唐天复初，为罗城南关（指后之利涉门），人烟绣错，舟楫云排，两岸酒市歌楼，箫管从柳阴榕叶中出。”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王审知又筑南夹城与北夹城，皆为半月形，故谓之南月城、北月城（黄滔有“新城似月圆”诗句）。《三山志》



载：“南夹城，今宁越门（按今南门）一带；北夹城，今严胜门、遗爱门一带（按现北门华林路一带）。”黄滔作《建城记》称：“公之筑城也，恢守地养民之本，隆暂劳永逸之策。……周围二十六里四千八百丈。基凿于地十有五尺，杵上胎石而上，上高二十尺，厚十有七尺。外甃以砖，凡一千五百万片。上架以屋，其屋曰廊，其大城之廊也，一千八百有十间。”“其四面之门八：其南曰福安门，福安之东曰清平门，西曰清远门，其西北曰安善门，安善之东曰通远门，其东曰通津门，通津之北曰济川门，其西曰善化门，皆铁扇铜扃，开阳阖阴。”又设水门三座，“筛波卸航，入舟鸣舷，柳浦回环……镜莹虹横，交舫走蹄，斯大城之制也。”可见福州城池规模之大，气势之宏。城上之楼、扉、引亭、暗门、水门、桥、更铺等，又与南月城类。“其东画长川以为洫，西连乎南盘，别浦以为沟，悉通海鲙，朝夕盈缩之波，底降鳞介，岸泊牒艘。北截越王之故山，派西湖之为隍，若鳌之负，如瓿之置，轩轩然、翼翼然，天设之府、神开之地也。”黄滔是诗人学者，又是王审知的助手，其所描述，翔实而形象，可知其时福州城不仅规模宏伟，而且设施完善，水上交通也十分发达。

明代何齐远《闽书》引黄滔文称，王氏为此城“为国深虑，传之亡穷”。王审知还于城内中南部建“镇闽台”，又名龟头门，俗呼双门（宋代改名还珠门）。水部（步）门水闸引闽江潮从河口入城内，一派往北，一派往西（进入后之三

坊七巷地）。城内之河，萦回缭绕，与大江潮汐相通，大部分是唐宋以来旧城壕之遗迹。如自南水关闸引江潮入城，即分为两派：一派从水部门入，经古仙桥、武安桥、津门桥，过安泰桥，此水即王审知筑罗城时开凿的护城河，与西水关之江潮相会合。

#### 四、宋代筑外城

宋初开宝七年（974），福州刺史钱昱复筑东南外城，扩大了城郭范围；“南自光顺门而西，东自东武门而北，又自东武门而南，凡九百余丈，高丈有六尺，厚半之，石以为基。累甃覆屋，开沿城河三千余尺，又增一壮矣。”（《闽书·建置》）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钱氏改权纳土归降后，宋廷下诏悉数堕毁城池，由是诸城皆废。大中祥符间（1008-1016），郡守严辟疆更改宣政街南部虎节门外的南门曰还珠门；城南门名宁越门；东面左通衢东端的东门改名行春门；西面右通衢西端城门在宣和年间更名春风楼，俗呼杨桥巷（明代名登俊坊巷）。

皇祐四年（1052），宋廷下诏，令知州曹颖叔渐次开修城墙，自东北严胜门起，用砖砌城墙150丈。嘉祐元年（1056），蔡襄奏请筑城，并称毁城之后只余三五尺高墙，居民、商人可以轻易越墙，需要重修外城周围长达20里。由于工料数量极大，所费甚巨，不久因蔡襄调离而事情作罢论。熙宁元年（1068），郡守章岷请修筑子城，



宋代福州城区

但也无结果。宋代，左通衢因许将状元迁右丞、郡人为之建风池坊而改名。

福州知州程师孟，于熙宁二年（1069）四月开始兴工，增筑西南隅城墙，总长度为950丈，同年九月卒功，于是两河、三山又全部纳入城内。熙宁八年（1075），知州元积中又主持修建城墙，砌重砖，置候楼，便于侦察瞭望。宋代，疏浚护城河，架桥12座。又在子城上创建九楼。罗城西门缺，政和五年（1115）利涉门火

灾，南门又废。蔡襄《暮春登南门》诗云：

“丽谯高倚晚天霞，满目平皋尽物华。”描绘的仅仅是北宋中期的福州城景象。咸淳九年（1273），朝廷下诏增筑外城，但终宋之世，州城始终未能恢复旧观。

据清代《榕城考古略》记载：福州城“子城之门有七：南虎节门，门外（南）还珠门，东南安定门，东康泰门，西丰乐门，门内宜兴门，西南清泰门；另外罗城之门有六：南利涉门，东南通津门，东海晏门，东北延远门，北永安门，西北安善门，西南清远门；夹城之门六：南宁越门，东南美化门，门内水步门，东北井楼门，北严胜门，西北遗爱门，西迎仙门；外城之门六：南沙合门，东南通仙门，东行春门，东北汤井门、船场门，西怡山门。此宋时之门也。”城内有七重门，自南而北依次排列。《榕城考古略》载：“宋时，自南台（指仓山岛）渡江十里，次合沙门（外城门今茶亭街北），次宁越门（今南门），次利涉门（今安泰桥北），次还珠门（宋大中祥符间，郡守严辟疆改镇闽台为还珠门，在今东街口北），次虎节门（今虎节路口北），次威武军门（旧址在今鼓楼，唐观察使元锡建，宋郡守元绛更辟双门，明代更名第一楼），次都督府门（唐上元二年即761年创，旧址在今鼓楼第一中心小学门东），丽谯，凡七。”程师孟诗曰“七重楼向青霄动”，王尚书诗云“七楼遥直钓龙台”，都说明七重城楼的高大雄伟。

北门曰遗爱门，因纪念郡守元绛而名。政和五年（1115）利涉门发生火灾，城内仅存6个谯门。

元代至元年间（1271-1294），城墙又遭堕废，到至正二十四年（1364），由福建省平章政事陈友定稍加修葺而成为完城。

### 五、明代重修城墙

明初，朝命因循宋元时代旧城，重修城墙。洪武四年（1371），驸马都尉兼福州卫指挥使王恭，指挥重修福州城垣，因址筑门，废砖为石，使之更加坚牢。先在城北跨越王山上建样楼，以为各城楼之准式。南面则因故外城而建，绕乌石、九仙二山而为围之，广袤方十里，城墙高21.7尺，周围3349丈长，周围护城池深7.5尺，长3346丈，西北一段连山，不通水源，计有104丈。古代有传说，“龙腰山不可凿。”后来，中卫指挥李惠又重加修治，并建楼以覆城墙之上，创筑城上楼櫓，增砌敌楼、警铺、堞楼、女墙，表里辟夹道，以便应敌作战，又在城墙及敌楼上盖上重屋。乌石、九仙、越王三山都被围入城中。

样楼建成后，福州府城七座城门各城楼分别依样修筑。嘉靖三十八年（1559）为防倭而增置外敌台36座，环城三面拓广堦壕，延袤3346丈，四周有七座城门：“曰南门，曰北门，曰东门，曰西门，曰水步门，曰汤门，曰井楼门。城中水关四：一在水部门东，引南台江潮自河口缭绕凡三十有六曲，由水关入城；一在西门之南，

引洪塘江潮自西禅浦，亦三十有六曲，由西水关入城。城中河数十丈，萦回于民居前后，舟航随潮汐往来。其在北门、汤门二关，则但以洩潦水。此今时之门也。”这些城濠的修筑，对抗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明代凿城壕，大体皆因唐宋之旧濠，加以疏通而已。还珠门原系虎节门外之重关，居七重门之第四门，位置重要，屡毁屡建，明代改用砖砌。徐燧有诗云：“甲第朱门长乐郡，管弦灯火晋安城。”极言郡城之繁华隆盛。

明代福建承宣布政使司衙门，当三山之中、越王山之南。其先，晋代建为郡衙，唐为都督府衙，又为观察使衙、威武军衙，闽王亦建衙于此（王审知之子王延翰、王延钧等称帝后，又建为宫殿），元为行中书省（宣慰司）衙署。

### 六、清代复增垣墙

顺治十八年（1661），浙闽总督李率泰为防火灾，拆换城屋，增筑垣墙，高2.4丈，厚1.9丈，窝铺264座，炮台93座，垛口3000余个，马道5530丈。康熙二十年（1681），总督姚启圣改创还珠门，匾曰狮子楼，俗名双门楼。康熙三十年（1691），福建总督郭世隆重建西、南二城楼；雍正五年（1727）、九年（1731），相继重修，增筑女墙。乾隆十六年（1751），总督、巡抚组织重修，“丹堊焕然，屹若金汤。”道光年间（1821-1850）又经大修。周围七座城门皆建瓮城重关，瓮城内各立有墙垣。至清末，城门各表



清代福州府城

曰南门、北门、东门、西门、水部门、汤门、井楼门，城内仅存还珠门。又有四水关：南、西、北水关及汤水关。西、南二水闸，舟楫随潮水往来，百货流通。

城中河道周折，萦回于民居前后，西湖小舟可经北水关径直进入内河；东水关亦可通东面河上之舟楫，唯汤水关只用以蓄泄潦水。内河自来有水关而无闸限，亦不闭塞，让潮汐通畅往来，不像他处之水关，有出无入，为防虞其泄漏也。七城之外，跨河皆有桥，如南门外之九仙桥，其南门（外城）外之洗马桥，水部门外之板桥、通仙桥，井楼门外之四明桥，北门外之遗爱桥（北夹城之濠），南门外之沙合桥，东门外之乐游桥（晋安桥），西门外之迎仙桥（外城之濠）。到

清代，因修城之役大多未曾议及浚濠，故而河渠日渐淤塞，潮汐之水难以互接相会了。

## 七、民国平毁城池

民国建立后，冷兵器时代结束，城池已无多大用处，为现代城市建设与交通发展需要，城墙废弃而渐被拆毁，其砖石用于铺修马路、道路之用；濠池也渐淤塞并遭填埋，先后出现环城路（今白马北路）、乌山路、古田路等。

福州城池与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经历了巨大的历史变迁，其盛衰存毁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时代进程。它最终不是湮没于寒烟蔓草之中，而是消失于城市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建设进程之中，历史前进的步伐踏平了成为时代文明进步桎梏的城堡与隍池，这本是自然的事情。古代无数次血火的暴力行为催生新政权也毁灭旧文物，从来如此。当然，人们也有理由反思，如果在现代文明行进中，能更加理性、从容地思考，不妨保留部分旧物，另辟新地建筑，不仅无妨现代文明建设，反而产生强烈的新旧对比，让人感觉震撼并记住乡愁，无奈这大多已成为奢望与梦想。

# 考古界的冶城之争

高健斌

## 一

1997年，我当时供职的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在福州屏山附近的省农业厅范围内开展考古工作。在南朝到宋代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汉代的建筑材料。依据考古工作的规程，出土物要写标签以便区分。所以我就写下了“97FN”的字样（97表示1997年，F表示福州，N表示农业厅）。我的领导，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林果队长看到后，说我这样写标签不好。因为，我现在是事件亲历者，一看到这个简写，马上能明白意思。但是，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以后的人们看到这样的简写，肯定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应该写作“1997福州屏山省农业厅用地遗址”。

当时，我还不太服气，觉得这样写太麻烦。而且我那种简写，在业界也是允许的。但是，在查阅闽越国各种资料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应该诚恳地承认，林果先生是对的。

冶城的地望问题，之所以会出现有争执的局面，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文献记载的不足和过分简略所造成的。

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中这样写道：“闽越王无诸及越王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邹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叛）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司马迁生活

的年代，基本和闽越国存在的时代一致，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事。他肯定觉得像闽越国的首都东冶在哪，是人所皆知的。但他没有考虑到汉武帝在将闽越国灭国后，下诏“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原闽越国所在区域呈现出所谓“地尽虚”的状态，至少是没有官方管理的状态。

到了班固的时候，他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中，这样写道：“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叛）秦，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所谓番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时，项羽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汉击项籍，无诸、摇帅（率）粤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都冶。”班固的问题在于，他这一段，基本上可以肯定来源于《史记》，可是，他又不好好照抄。其中像“越”改为“粤”，“鄱阳令”改为“番君”，还可以说是无伤大雅，但是，把“东冶”改成“冶”，同时却不做任何解释，就为后来的事端埋下了祸根。

由于福州地区在东汉时，设东部侯官，在西晋时期重新设郡，郡城固定在今福州市，而且自此之后至今，福州一直是福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历代史家都自然地认为，尽管闽越国与东汉特别是与晋朝之间隔着几百年的时光，但以今律古，福州从闽越国时期甚至更早就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们在注《史记》和《汉书》的“东

冶”“冶”的时候，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都是指侯官（今福州）。

问题是晋朝人司马彪的《后汉书·郡国志》中出现了一个记载，在介绍会稽郡十四城中无冶县，而有“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因为章安故县在今天浙江临海附近。这条记载，让所有天然认为“冶城”在福州的史家们都犯难了。他们认为这一条记载出现了错漏。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宋代史家胡三省说的：“当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侯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冶”的地望在福州这一说法得以延续。

可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后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疑古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按辈分应该算是我太师公的叶国庆先生认为没有理由说《后汉书》的记载有错漏。从这一前提出发，他论证“冶”和“东冶”不是一回事，但这两者都位于浙江。他甚至提出，一直到汉代，福建的情况不可知。当时所谓的“闽”是在浙江，顶多是浙江及福建北部。

叶先生的这一说法，当时引起一片哗然。其后，著名的秦汉史家劳干先生专门撰文做了回应。劳先生的文章里最有力的论证包括：一、在《会稽会典》中，汉末人朱育就同时谈到了冶和章安，可以证实章安和冶不是同一个地方。叶先生只承认晋朝司马彪的记载是正确的，而不肯承认比他更早的证据，是不对的。二、根据各种史

实，可以确定“东瓯”在闽越的北面。如果按照叶先生的说法，会出现闽越在东瓯北面的情况。

但是，尽管如此，事实上却是，叶先生并不接受劳先生的观点，而且，继续影响了一部分人坚持“冶”的地望在浙南这一说法。劳先生文章所起到的作用，其实不过是让原来就持“冶”在福州观点的人们信心更足而已。

## 二

当“浙南派”与“福州派”在冶城地望问题上根据文献记载争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崇安（今武夷山市，下文统一称崇安）城村完全没有在他们的视野之内。原因很简单，文献中根本没有提及崇安城村与闽越国有什么瓜葛。

明代《嘉靖建阳县志》是这样记载的：“闽王城，在崇文里，地名城村，周回有土堆如城，其中平坦，故志相传为王殿基，外有水田环绕，乃旧城壕。按旧志王审知筑城建寨于此。”（按：城村，原属建阳，民国时划归崇安）王审知是五代时期的闽王，虽然和闽越王一字之差，但时代足足比闽越国时期晚了1000年。

王国维先生曾经有过一段很有名的“二重证据法”的论述：“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崇安城村之所以被提到冶城地望问题中，仰仗的武器，就是“地下之新材料”。

事情要从1958年说起。

1958年，福建省文物管理部门展开了首次全省范围的文物普查工作。以福建省文管会文物组为主的南平专区文物普查小组，在崇安县普查时，发现了文献中记载的这座古城址，马上对古城进行地面调查和勘察，发现有保存较完整的城墙。1959年，福建省文管会再次派员进行复查，并进行试掘。先后在城墙及墙内高坪边沿开掘探方，共揭露面积864平方米，出土陶铁铜等遗物391件及大量汉代陶瓦片，确定城村古城的年代应属于汉代，并定名为“崇汉城村汉城遗址”。196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城村汉城遗址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不过，考古新材料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由于新材料的发现，纠正了文献记载的错误。我们现在能确认城村古城的年代不是五代是汉代。另一方面，由于新材料发现得不够多，以及对新材料的认识不够清晰，又产生出了不少新的争议。归纳起来，在城址的时代问题上就形成了三种意见：一、西汉中期至西汉末年说；二、西汉后期至东汉说；三、秦晚期至东汉末期说。在城址的性质问题上也形成了三种意见：一、汉灭东越之前可能是越繇王丑或东越王余善的宫殿，汉灭东越后，又成为某一越人君长所居之地；二、为汉灭东越后驻越的军事据点，可能是东部都尉下属驻所；三、前期是闽越冶都城，后期是汉置冶县城。

要解决这些争议，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开



崇安汉城遗址出土的铁五齿耙

展更多的考古工作。

到20世纪80至90年代，为了进一步了解“汉城遗址”的文化内涵，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钻探和多次重点发掘。同时，发掘者根据地层学、器形学及历史文献的记载，对于遗址的年代和性质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从遗址内所有建筑都起建于生土，而所有建筑材料都属于汉代，可推断上限不超过汉代；将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和两广地区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陶器进行对比，可以得出城址及周边墓葬中所出土陶器的时代下限均不超过西汉中期。而针对原来认为铁器代表较高生产力水平，所以其年代应属于西汉后期乃至东汉时期的论点，通过对其他地区材料的分析，认为西汉前期中国范围内出现这些铁器已不鲜见。

而针对原来学者认为王莽改制时改长安为常安，改长乐宫为常乐室，因此将“长乐万岁”

写作“常乐万岁”的瓦当时代应该是王莽时期的观点，发掘者举出早在王莽之前，以“常”代“长”已不鲜见的例子，对此进行了辩驳。

通过这些辨析，发掘者提出了崇安城村汉城的“时代应该是西汉前期及西汉中期的前段，其绝对年代的上限不超过汉高祖五年，下限则止于汉武帝元封元年”的观点。这一时代范围，其实就是闽越国的时代范围。也就是说，崇安城村汉城一定是闽越国时期的一座王城。

这些观点，在目前学术界大体得到了公认。

但是，要承认考古材料局限性的是，由于没有发现明确的文字材料，这一城址，到底是无诸造的，丑造的，还是余善造的？学界尚无定论。因为，当时福建处于闽越王和东越王两王并立时期，多一处王城亦不足怪。

### 三

如果说，在和浙南派交战时，双方的武器属于同一类，而且浙南派的刀剑和福州派的长枪比起来还略逊一筹的话，面对着崇安派轰出的炮弹，福州派的冷兵器，一时间似乎有些难以抵挡。但福州派相信，他们需要的考古发现一定会来到的。

其实，在1959年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发现汉代建筑材料前，1957年在福州浮仓山已经有过类似发现。根据发掘者的记录，当时对浮仓山顶被破坏得支离破碎、剩余面积不大，因此被认





新店古城图

定为无重大保存价值的一处新石器遗址进行了发掘。结果在9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发现了堆积70厘米以上、数量在10000块以上的绳纹

板瓦和筒瓦。两种瓦都有粗绳纹加平行弦纹，背面有密布的乳状小圆点。现在我们当然马上就能判断出，这是典型的汉代建筑材料。但是，历史的现实是，限于当时的考古工作水平，发掘者的结论是：“其绝对年代，因缺乏更多的实物证明，也不敢武断论定，但从其遗物来看，并与本省以往发现的遗存作比较研究，我们初步认为这些瓦应是六朝遗物。”

正是因为这一年代判断上的误差，这批材料长时期都没能引起大家重视。其实按照建筑材料的时代以及文献中浮仓山为闽越王无诸的仓禀所在的记载，“两重证据”相印证，起码可以证明这里是闽越国时期的一处建筑，定性为治城外围的附属聚落建筑，是不会有争议的。这种外围的附属聚落建筑，当然不止这一处。2001年，考古工作者在清理西洪路空军招待所所在的牛头山

麓的明代墓葬时，也意外地在山顶发现一处文献中从来没有提及的汉代建筑遗址，出土了大量绳纹板、筒瓦片和印纹陶片。还发现有大型绳纹陶水管。不过，这些建筑再让人激动，毕竟只是外围附属建筑，大家的关注焦点，还是在治城本身。

所以，接下来就该讲到福州北郊新店镇古城



新店古城遗址



新店古城遗址新发现的文物

村的新店古城遗址了。新店古城遗址，也是文献中从来没提到过的。1985年该遗址被发现后，引起考古界和史学界的重视。不少专家学者到新店古城实地考察，但对城址的断代及性质有很大的争议：一说是闽越国冶城遗址，一说是五代军事城堡，一说“不可能是汉城，是否为城址还是个问题”。

为了弄清新店古城遗址年代及性质，考古工作者先后对其进行了五次考古发掘。之后，一些专家认为，古城遗址是闽越国时期的城址，而且还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是无诸在战国时期就建造的冶城，外城则是无诸被汉复封为闽越王后扩建的冶城。但也有的专家认为，从新店古城遗址发掘的材料，看不出有冶城中心之迹象，对古城之性质也尚难以确定。从现有的资料，初步认

为是一处大面积的汉初村落遗址。在古城遗址南部，可能有汉初官府修建的大型建筑，其性质应为冶城外围的附属聚落建筑。1998年，在福州建城2200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国内各地历史考古学者至古城遗址现场参观完后，也大体持保守谨慎的态度。不仅如此，在2013年，对古城遗址进行了数万平方米的勘探及小面积的试掘，也表明，没有迹象认为古城遗址是一处四周城墙围合的城池。

#### 四

在上述地区都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大家的目光重新投向了文献中记载的冶城所在地——屏山、冶山一带。



新店古城村



位于冶山路的欧冶子铸剑古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在屏山以南东西1600米、南北约1000米的范围内，在多次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中，发现闽越国时期遗址10多处。

梳理归纳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的观点，大体可表述为：在屏山地区所有的考古工作中，都发现了汉代遗物。在冶山路省财政厅宿舍楼工地，发现了两层互相叠压的西汉大型建筑遗迹现象和大量汉代文化遗物。自2012年开始勘探、2013—2014年正式考古发掘的地铁屏山遗址内发现了西汉时期早晚两期的大型建筑台基。还发现了大量瓦当（特别是其中还有一定数量的“万岁瓦当”）、板瓦、筒瓦、铺地砖等建筑材料以及柱洞、散水、道路等建筑现象。通过这些考古发现，考古工作者认为：闽越国时代，屏山一带人类活动频繁密集，保留了很厚的汉初文化层堆积，而且发现的各处建筑遗迹和出土遗物，规格都很高，有些基本可以认为是宫殿一级的建筑。

基本可以确认，汉初此处应该是闽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与各时期文献中所记载冶城在冶山一带也能吻合。综上所述，冶城就应该在福州屏山地区。

屏山地区的考古工作并没有发现汉代的城墙、护城河，因而尚无法确定城的范围。也有专家认为，当时冶城一面枕山，三面环水，依当时的地理形势，没有必要修筑城墙。目前，屏山地区的考古工作最大的困扰是，没办法开展全面的钻探和重点区域的全面发掘。更为无奈的是，虽然2000多年来，人类活动的能力，都没有对福州的汉代文化层造成毁灭性的破坏，但我们这一代的基本建设中，掘地早不止7米（福州的汉代文化层最深处大体位于现地表下7米）。在屏山地区，有许多区域汉代文化层未经考古发掘就已破坏殆尽。这些文化信息的大量丢失，其实已经使得我们希望通过在屏山地区开展考古发掘彻底解决“冶城”问题的梦想变得有些困难。



地铁屏山站工地出土的白虎瓦当



福州地铁工程出土的长乐万岁瓦当



福州地铁屏山站考古现场

# 三湖环城话福州

齐上志

紧靠着乌石山南麓城墙外的村庄，自古以来就是池塘河网密布的水乡，这里的加洋、斗池、涵头、西洋、兴园、小柳、大风、首凤等 11 个自然村于 1956 年组成高级农业合作社，取名“黎明”，后来一直沿用黎明村作为行政地名。黎明村地势较平坦，多低洼地，周边有大凤山、首凤

山、福屿、豹头山等 7 个小山丘。

黎明村过去长期以种植水稻、荸荠、莲藕、茉莉花、蔬菜和养鱼业为主，大小鱼塘好几十口，盛产鱼虾、鳖、螃蟹等。鱼塘间隙地遍种荔枝、龙眼等果树，水乡农舍，田连阡陌，池浦毗邻。出产的荸荠粒大皮薄，汁多味甜，畅销市



场。听老人回忆，一些勤俭的人在收获过的荸荠地里捡拾遗弃的破损荸荠，一两个小时就可装满一菜篮，洗净煮熟，既可充饥又能解渴。莲藕有田藕和池藕两种，田藕在水田中与水稻间作，俗称“上季藕”，清明下种，大暑收成。

池藕种在池塘河浦里，  
每年收成后保留宿

茎，来年又可  
自萌生长。

黎明村池  
藕硕大  
质优，

榕谚：“加  
洋藕，脚  
腿粗”。大

多藕户自制成藕  
粉，为福州传统的夏  
令凉点佳品“藕糕”的原料。

范聚喜家族祖传的“聚喜”牌藕粉闻名遐迩，  
是备受海内外乡亲游客喜购的馈赠礼品。

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城市化建设征地，当地人开始从以农耕经济为主向服务业转型。1990年黎明村投资兴建园林式的水上酒楼——乌山宾馆（后改名为黎明大酒店），并将许多鱼池河浦合并形成湖面水上景观，取名黎明湖。湖中间筑一条北起乌山路中段，跨湖直通南岸的堤桥，命名加洋桥，桥中段开圆形三孔以利东西湖水的流通。黎明湖东起南门兜西侧，沿着乌山路



环绕乌山南麓向西到白马路，东西走向的长湖，便造就乌山南麓玉带环腰的风水宝地。

黎明湖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福州的建城史。晋太康三年（282），晋安郡首任太守严高将狭小的冶城扩建为子城，筑城墙取土形成大水

洼，引西北诸山之水注入为西湖，

引东北诸山之水为东湖，东  
西两湖周围各20里，

形成可灌田万亩的  
水利工程。两湖与  
闽江潮汐相通，

既可涤荡内河，  
又可排涝。至宋

庆历年间（1042-  
1048），东湖

淤塞为农  
田，西

湖历  
代多次

疏浚，建  
成水上园林

公园。

唐贞元十一年（795），福建观察使王翊将城西南五里沼泽地辟为湖，接西湖水取名“南湖”。位于今黎明村西营里以西的加洋、西洋、涵头、斗池、兴园、小柳，南接长汀、荷泽、浦西，还包括西门外西涧、陆庄、福屿、柳桥在内，古代黎明村的水乡村庄就是南湖的一部分。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8），王审知在罗城基础上又扩建南北月城，南月城南门名宁越门，即今之南门兜。“筑南月城时，引南门外护城河，广150步，与南湖相通，并向东延伸到于山南麓的南校场。加洋村有校场板的地名。湖中多种荷花，人称‘莲池’”。水流可通向长汀、浦西、浦东一带18个村庄大片田野农地，俗称“十八洋路（即现在工业路一带）”，至今浦东村还有“荷塘路”地名。

至北宋宣和五年（1123），始镌石榜书“南湖”二字。原湖面积相当大，包括在西门外的陆蕴、陆藻兄弟的水上园林别墅“陆庄”。至南宋末期大部分淤塞成水田，多年没有疏浚，湖床淤淀，西湖南湖不但面积缩小，且不能相通。西门外几成平陆，旱涝之患渐生。西湖自宋明清至民国至少经九次大疏浚才保有现状。今黎明村一带的河塘是南湖仅存的水面遗迹，1992年整合成黎明湖。

西湖古亦称西北湖，大不过20里，王审知筑南北月城时始扩展，其北开港绕过龙腰与东湖

通。今左海公园、铜盘河一带称北湖，北湖水域向北至崎上、崎下、泉塘村，有长河池之称，长河池物产风光与黎明村相似，只是规模和物种稍逊而已。自此，西湖“大至40余里”。

三湖全盛时，福州城处于湖泊河港的环抱之中，襟江带湖构成山水园林美景。三湖不仅能容纳东、西北诸山之水，且能与江海通潮汐，既为城市带来丰富的水产资源，还能涤荡内河污水。北宋文人鲍祗作客榕城，看到百姓安居乐业富裕，欣然赋诗云：“两信潮生海涨天，鱼虾入市不论钱。户无酒禁人争醉，地少霜威花正燃。”《三山志》载曰：“父老相传，天时干旱，则发其所聚，高田无干涸之忧。时雨泛涨，则泄而归浦，卑田无淹浸之患。民不知旱涝，则享丰年之利。”于是就有了“官家不如农家乐”的民谣。

王审知去世后，其长子、次子相继登上王位，他们一反其父节俭朴实廉政之风，在西湖大兴土木，建“水晶宫”等歌舞行宫，成为御用园林，后渐为福州人泛游之所。后唐天成二年（927），次子王延钧登上王位，就在这一年的端



午节，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浮彩舫百余艘于西湖，每船载宫女二三十人，衣短衣，鼓楫争先，而自乘大龙舟以观。”他的宠妃陈金凤乘兴赋词作曲以歌功颂德。《陈金凤外传》载：“王延钧举行龙舟竞渡时，金凤作《乐游曲》，使宫女同声歌之，曲曰：‘龙舟摇曳东复东，采莲湖上红又红；波澹澹、水溶溶，如隔荷花水不通。西湖南湖斗彩舟，青浦紫蓼满中洲；波渺渺，水悠悠，长奉君王万岁游。’”曲中就有南湖之称。从此西湖成为全市的龙舟竞渡中心。

但后来，十八洋路水乡从早年的享水之利转为忧水之患，每到春夏之交的洪水期，这一带就成了水乡泽国，一片汪洋。“十八洋路依弯弯，一年溪（洪）水漫九番”的民谣，伴随着加洋村和西洋村合建的一座“教场坂九案泰山庙”的香火传唱了几百年。庙中供奉的是东门外东岳泰山庙驾前的两员骁勇部将，称温、康两都统。加洋西洋两村毗邻，加洋村在偏东南的教场坂，村名因此而来，是十八洋路的开头二村。由此向东南至洋头口每两村建一座同信仰的庙，共9座，统称

九案泰山，总庙在洋头口太平山。据说每年三月二十三日东岳泰山诞辰日，人们都要到东岳庙参拜泰山神，参加迎神活动。每年农历九月初九至十四日九案泰山（温、都二将）出巡时，包括加洋、西洋在内的十八洋村都要在神像前“问卜”，也称夺马牌，以此决定轮流主办迎神活动。村民的信仰活动是为了祈求消除水患灾害，迎神活动很热闹，可是水灾照样光顾。直到20世纪50年代，闽江边筑起防洪堤，水患才明显减少。

东湖淤塞为农田已久，其旧址在哪里？明《闽都记》载：“湖前亭在二都洋头，本晋太康东湖之滨，今湮没，亭犹湖前名”，又曰“浮仓山（今新店浮村），在二都，晋太康时东湖此山在湖心，上平下方，若浮仓然，故名。”如追溯到闽越国时，这里是积谷处，即一片平野中山头的粮仓。嘉祐二年（1057），郡守蔡襄因势利导，自东门外乐游桥往北迂回疏浚头塘、二塘、三塘、菱角塘和胭脂塘等五塘互通，北接盘石溪、新店溪、琴亭之水，南从东门外乐游桥开人工大河（今晋安河）通台江河口港入闽江。



上述三湖都是人工开挖的湖，其实福州最早的城中有一口自然形成的湖，只是后来变浅变小了，被称为池。距今 2200 多年前，闽越王无诸创建的面积不大的冶城内却有一口山谷中不小的深潭，它就是欧冶池，又称剑池。相传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父亲允常聘欧冶子铸剑于此，故名。

池边文物保护碑载：“欧冶子铸剑古迹”。宋状元福州知州黄裳《欧冶池》诗：“人随梦电几回见，剑逐云雷何处寻？惟有越山池尚在，夜来明月古犹今。”《三山志》载：“唐元和年间（806-820 年），僧惟干浚欧冶池得铜剑，刀环数枚等遗物。当时冶灶犹在竹林者，池周围数里，或风雨大作，烟波晦暝，颇壮观。后渐淹塞，池邻贡院西隅为民居所侵，仅余

方塘半亩。”能起兴风作浪、烟波晦暝颇壮观小气候的非池所能为，应可以称为湖。宋熙宁年间（1068-1078），郡守程师孟在福州仅两年，却有颇多的建树，其一即发现被埋没数百年的欧冶池，着手整治并作《欧冶亭序》：“余至州之明年，新子城，城之东北隅，灌木阴翳，因为开通，始问此水，或对曰：欧冶池。予窃喜其迹最古，且爱其平阔清澈，又池之南隄阜盘行，沧州野色，郁然哉堞之下。于是亭阁其上，浮以画艇，可燕

可游。亭北跨濠而梁，以通新道。既而州人士女不绝，遂为胜概。”

欧冶池容纳了冶城周边诸山之水，尤其南面冶山的水。冶山古称“泉山”，山上有“一曲”到“九曲”的摩崖题刻，是当时文人举行“流水曲觞”的实物见证。



欧冶池

为缓解内涝的困扰，2015 年 8 月，福州市规划局启动新建东湖、南湖、琴亭湖、帝封湖、旗山湖、高岐湖等 6 个新湖，总面积达 159.1 公顷。其中旗山湖位于闽侯上街大学城中心共享区，规划面积 835 亩，衔接溪源水系，其中水域面积 600 亩，将成为福州第一大湖。新建的东湖、南湖与古时地点有所不同。总之，要利用现有水系在重要节点打造一个湖，并配建公园，要形成众湖环抱的“大榕城”。



# 勿替，引之

——读《重建三山城櫓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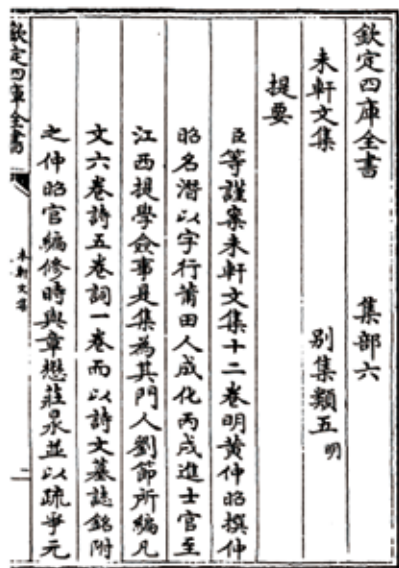
孙汉生

近日偶遇明朝莆田人黄仲昭的文章《重建三山城櫓记》，读到“勿替引之”四字，不明何意。经查索，理解之后，我被文章深深震撼。原来语出《诗经·小雅·楚茨》。替，废弃；引，延长；“勿替引之”，断句应为“勿替，引之”。《楚茨》记录祭祀宗庙的礼仪、场面和过程，完备有序、肃穆恭敬。诗以“子子孙孙，勿替引之”作结，告诫子子孙孙，不要废弃祭祀礼仪，要将好传统永远传承下去。

《重建三山城櫓记》全文不足千字，却完整地叙述了福州（三山）城楼自古闽越国至明朝中期约 1700 年的兴废史。闽越国都城原在险隘的山

丘，应是现在的冶山路。晋朝时太守严高将藩署（政府办公大院兼军事防御工事）南迁一里左右，据朱维幹先生的《福建史稿》推测，在旧城隍庙之北，应是今福建省卫生厅所在地。藩署城楼历经唐、五代十国之吴越国、宋、元、明的风雨和战火，不断扩建，不断隳坏，又不断再建。

本文着重叙写了作者所处的明朝成化年间（1465-1487）最后一次重建的事迹。是年，福建遭遇强台风灾害，城楼被摧毁殆尽，御用监太监顺德陈公镇守福建，以兴坏起废为己任，复建城楼，并使其更加坚固。可贵的是，此御用监太监陈公是个好官，虽工程浩大，耗时两年，却通过



《未軒文集》

合理的筹划，不劳民力，不费民财。福州父老乡亲感念官德，委托作者作文记之，故有本文传世。

本文作者黄仲昭（1435-1508）曾高中进士，官授翰林院编修，亦曾任地方官；编著《八闽通志》等史志著作多部，有诗文集《未轩文集》，清人收录《四库全书》中。由此可知，作者是一位饱学之士，更是文章大家，作记不仅仅停留在记事上，而是心有所寄，重点放在议论和感慨上。文章后半部分表达了作者的思想见解：孟子说“地利不如人和”，为政重在得人心，城郭建设还在其次，但是《易经》说“重门击柝，以待暴客”，说明修建坚固的城墙以防御暴徒和敌国，也是很重要的，为政者不可偏废，须本末并重。顺德陈公重建城楼而能爱民好士，节用省费，可谓地利人和兼得，其德其能，远超平常俗吏。

文章若到此为止，亦不足为奇，但本文作者意犹未尽，又奇峰突起，发出令人警醒的慨叹：

“夫为政而心乎安民者为难，安民而复为图其久远者尤难。所图既远，而得后人勿替引之，又难也。”得民心，固城郭，作长治久安之大计，确实为千古难事，但是一时一地，也许还能做到，难就难在后人“勿替引之”——不要弃毁前人以血汗和智慧留下的建设成就，不要丢弃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而要将其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行文到最后，作者揭明了其作记的意图：“既以著公之功，且以警夫后之人。”

读罢全文，我掩卷沉思，亦有所感慨。

每当我散步于离家不远的福州鼓楼遗址和南后街泔液境，总忍不住探视玻璃棚罩中古门墙的残存，想象着唐朝威武军军门和鼓角楼当年的样子，推测宋朝门墙内的那口古井何时源断泉枯。是时间的风尘、历史的雷雨“替之”吗？

我想起很多古文明的失落之谜，谁“替之”？柏拉图《对话录》中提到的大西洲文明据说毁灭于地震和大水；公元前2000年的克里特文明和公元前6世纪的庞贝古城据说毁灭于火山大爆发和大海啸。大自然桀骜不驯、神秘莫测的暴力给人类带来不可抗拒的灾难，让人类觉得很渺小，很无力，很无奈。

在我们中国，有着800年文明史的楼兰古城谁“替之”？是毁于大风沙吗？再大的风沙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忽然将大地和城市埋没，楼兰人和楼兰文明转移到了哪里？为何消逝得无影无

踪？是什么力量掩埋了她？

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和规避大自然的灾变，可是人类自作孽，可以预测和规避吗？

地中海东岸和幼发拉底河之间沙漠边缘的绿洲上，有着 3800 年历史的巴米尔古城，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商业和文化的辉煌记忆，历史上曾毁于罗马军队的战火，其残存的古建筑历经风雨屹立不倒，可是近年，标志性建筑凯旋门和贝尔神庙，再次被叙利亚的战火摧毁。

我想起我的家乡安庆古城，谁“替之”？南宋时，安庆离抗金前线淮河流域不远，朱熹女婿、福州大儒黄幹为安庆知府，号召两淮人民团结习武，以抵御金兵侵扰。黄幹领导安庆人民筑城抗金，部署有方，不劳民力而城固，及金兵进犯安庆，久攻不破。郡人感念不尽，有百岁老

妇，由两个儿子抬着，诸孙随后，至府致谢。黄幹可谓顺德陈公的前世楷模。在以后的历史风雨中，安庆总是兵家必争之地，屡经战火，最著名的是太平军与湘军的鏖战，争夺的是黄幹筑就的古城吗？我自出生已未见那座古城，传说中的历史文化名城安庆成为一座石化城，沦落为三线中的三等城市。

阿富汗的巴米扬石窟，在公元六七百年期间是世界佛教徒的圣地，其中两尊大佛历经千难万劫尚存残体，2001 年再遭塔利班炮轰，顿成残片和齑粉，令世人痛心疾首。国际文物保护组织试图修复，不能成功；中国夫妇张昕宇和梁红运用建筑投影技术对之进行影像还原，虽获成功，却透漏了人类面对破坏性罪恶的无奈，也表现了人类保护文明的执着和坚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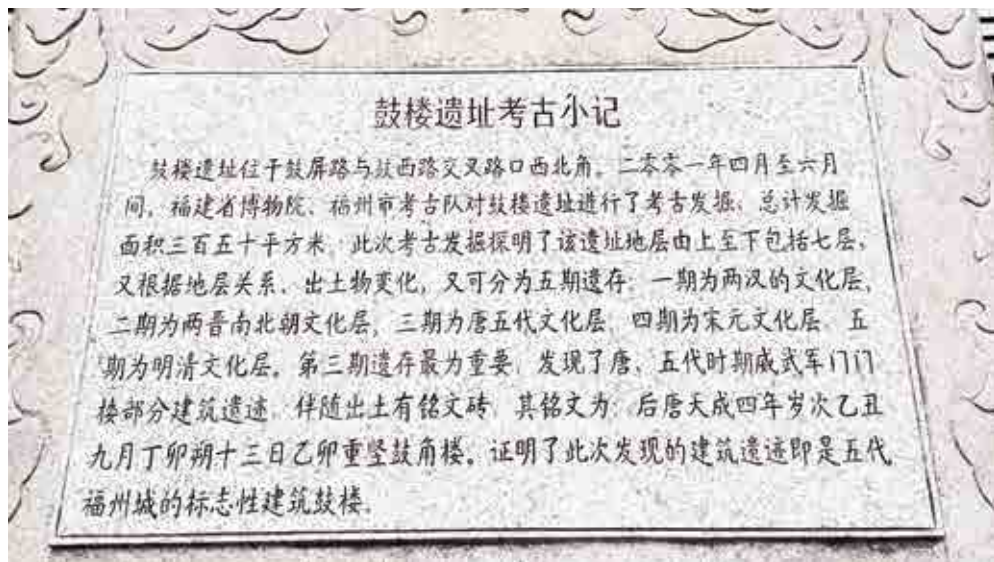
每当我从北京圆明园经过，遥想那残垣断



城隍庙碑



泔液境，玻璃罩里的南后街古建筑记忆



鼓楼遗址介绍

壁，就像干枯的肋骨和强撑的四肢，挣扎于倾覆的大地，内心总有一阵阵隐痛。倘民贫国弱，中华文明必被侵略者“替之”。

我想起梁思成痛彻肺腑的呐喊：“拆掉一座城楼就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就像剥去我一层皮。”他认为，北京古城证明了我们的民族在适应自然、控制自然、改变自然的实践中有着多么辉煌的成就，这样一个城市是一个举世无匹的杰作；他说，北京古城增强了我们对于伟大祖先的景仰，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骄傲，对于祖国的热爱！

我还想起当今一些豆腐渣工程，有的楼房尚未入住就歪斜开裂，有的桥梁尚未竣工就轰然坍塌；更有甚者，竟将小学建于尚余剧毒的化工厂废地。某些从业者的心灵之城，早已被无厌的贪

欲“替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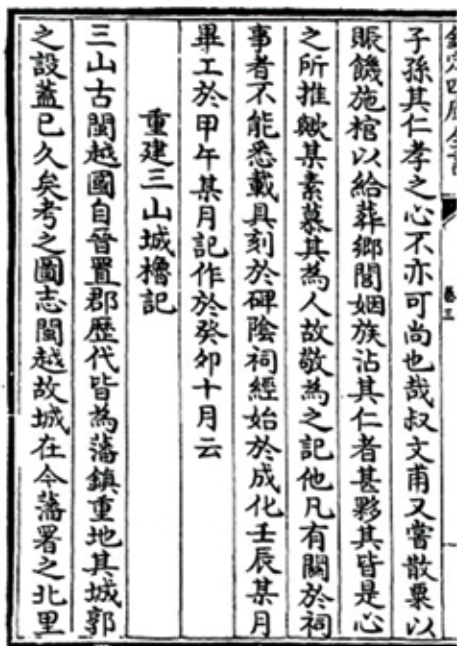
黄仲昭名潜，号退岩居士。正如其名号所明之志，辞去高官厚禄，退隐于岩岫林泉，一心从事史志研究和著述，致力于乡邦文化建设，亦正是为了心中的文化和道德之城“勿替，引之”！

## 重建三山城櫓记

（明）黄仲昭

三山，古闽越国。自晋置郡，历代皆为藩镇重地。其城郭之设，盖已久矣。考之图志，闽越故城在今藩署之北里许。晋太康间，严郡守高病其隘且险，因图山川形势，咨于郭著作璞，璞指一小山阜使迁之，即今之藩署是也。

唐中和间，郑观察镒因拓其东南隅，是曰



《重建三山城櫓記》

子城。及王氏据兹土，复筑一城，环子城外，是曰罗城。寻增筑南北夹城，而吴越钱氏又增筑东南夹城，是曰外城。宋兴，诏悉堕之。熙宁初，程大卿师孟始据旧子城修复，遂拓其西南隅。至咸淳间，又即外城增筑焉。元混一天下，复渐堕废。至正甲午，陈平章友定稍缮完之。国朝洪武年辛亥，駙马都尉王公恭增砌以石。越二年，福州中卫指挥李惠等重加修治，并建楼櫓，周而覆之。城高二丈一尺七寸，厚一丈七尺，周围三千三百四十九丈。凡为门七，为门楼若干，为敌楼六十又八，为守宿之铺九十又八，为战屋以间计之二千六百八十又四。至是雄壮伟丽，称其为藩镇重地矣。

成化癸卯六月庚辰，闽大风雨，敌楼战屋并

守宿之铺，摧毁殆尽。门楼虽仅存，亦倾欹敞漏，寝以不支。时御用监太监顺德陈公道奉命镇闽，慨然以兴坏起废为己任。顾役钜用艰，不可烦民也。因会巡按监察御史新安汪公奎暨方岳重臣会计而规画之。谋既协，乃下令借卒于闲羨，募匠于庸雇，取材于商贾之劝分，斥费于公帑之余积。凡既备矣，遂渐次缮理，悉复其旧，而坚致牢密，殆又过之。始事于是岁某月，越明年某月毕工。三山父老咸喜大功之成，而役不及己也，爰走书属仲昭记之。

窃尝观诸《易》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则城郭之设，圣人所以备豫不虞者也。人徒见孟轲氏谓地利不如人和，遂以为城郭非为政者所急，殊不知人心虽和，使无城郭以扞外卫内，则亦将何所恃以为固耶？孟轲氏之意，盖谓必得人心，然后城郭之固，人为之守，非谓专恃人和，而无俟乎城郭也。然则君子之为政，固在于和其民人，以立其本，而城郭亦岂可少哉？陈公岂弟文雅，蔼然有儒君子之风。其镇闽也，爱民好士，节用省费，是固有以得民心矣。又以为城郭卫民，有不可缓者，而汲汲以修之，可谓本末不遗，而达为政之体，度越常情远矣哉！夫为政而心乎安民者为难，安民而复为图其久远者尤难。所图既远，而得后人勿替引之，又难也。今三山之民，既幸得公以安民为心，又幸为完其城郭为久安计，皆可无憾矣！惟其欲后人勿替引之，则未可必也。仲昭故不辞而为之记，既以著公之功，且以警夫后之人。

成化乙己十一月

# 环绕福州的四禅寺

孙源智

福州古城自汉初闽越国建都，历经 2200 余年的岁月延续至今，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格局。福州城内外存在着的大量寺院，使佛教文化成为福州最为鲜明的文化特征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寺院都成为福州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们既是人们宗教活动的场所，同时也参与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寺院的兴衰与福州城市变迁之间也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在这之中，位于福州城东、西、南、

北四个方位的东禅、西禅、南禅、北禅四寺，尤其代表性。它们既经历了法运兴隆时的昌盛，也有着山门冷落时的萧条，成为福州城市发展的一个见证。

—

在福州四禅寺中，历史最为悠久的当属东禅寺。它是福州最早创建的寺院之一，比福州四禅寺中的其余三座要早三四百年。

东禅寺位于城东的白马山，传说在闽越国时，有山民曾梦到神人乘白马来此。佛教自白马驮经传入中土，白马山这一传说似乎就已经昭示了这里与佛教的因缘。到了南朝梁大同五年（539），郡人郑昭勇舍宅为寺，初名净土寺。至唐咸通十年（869）改为东禅净土院，“东禅”之名第一次出现在这座寺庙。晚唐才子周朴就曾在诗中写道：

“瓯闽在郊外，师院号东禅。”此后东禅寺还用过东禅等觉院、报恩光孝禅寺、东禅宝



东禅寺遗址所在地

峰禅寺等名号，但人们都还是习惯简称它为东禅寺。

东禅寺在五代两宋达到鼎盛，北宋中后期东禅等觉院本大藏经的刻印，更是为东禅寺在历史上书写下辉煌的一笔。东禅寺还是当时福州百姓节俗活动的重要场所。中国古时有上巳节郊外游春的传统，“惟暮春，祓除之日，（太守）率群僚，惟意所适”。福州北靠屏山，闽江自西、南绕城而过，相对开阔的东郊，自汉代以来，一直都是福州人踏青的首选。每逢三月三这天，福州太守率百姓同赴东郊踏青禊祭，文人雅士于东禅寺流杯宴集，成为当时福州最为盛大的活动。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的福州太守程师孟曾以“百年骚客来间寺，三月游人作乐天”来描述东禅寺当时的情景。

明代以后，东禅寺由盛转衰，不复当年“第一僧居兰若处”的风采，上巳节这一古老的节日也逐渐销声匿迹。万历二十七年（1599），福州文坛领袖徐燏、曹学佺、谢肇淛等人追慕前贤雅

事，齐赴东郊踏青。曹学佺在诗中记录当时“行行东郊，深无人烟”，与北宋时期的喧闹场景形成鲜明对比。徐燏在《经东禅废寺》一诗中更是道尽了东禅寺废弃后的荒凉：“春草离离覆古阡，残僧犹解说东禅。满山松柏摧薪尽，孙子何人守墓田。”

清末以后，动荡的局势又加剧了这座古老寺庙的衰败。在1946年的福州报纸中，记载东禅寺“仅一小寺，已不足道”。1952年，东禅寺因临时存放的军火发生爆炸而彻底焚毁。东禅爆炸后，时为东禅寺兼开元寺住持的通明老法师奔波于两寺之间，希望借开元寺之力重建东禅，并得到市政府主席许亚肯定的回复，但最终未能达成此愿。到今天，东禅寺留下的遗迹实物已经非常少了，不过依然能在原址上找到当年的一些莲花座和石柱断垣、破裂的佛像等历史遗存。

2014年春，东禅等觉院本大藏经单经本《佛说骂意经》出现在西冷印社春季拍卖会现场，这一国宝级的“宇内孤本”一经出现便立即引起人



福州东禅寺刻崇宁版大藏本

们的关注，成为全场最大焦点之一，最终以 78.2 万高价成交。同“东禅藏”中一册孤本引起的关注相比，回首已经沉寂半个多世纪的东禅寺，不免感到一阵悲凉。但愿随着“东禅藏”价值的发现，这座历经 1500 年沧桑的古寺也会早日恢复生机。

## 二

在福州四禅寺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当属西禅寺。福州西禅寺至今依然是八闽地区香火最兴盛的寺院之一，建筑规模位列福州五大丛林（涌泉寺、西禅寺、雪峰寺、林阳寺、崇福寺）之首。

西禅寺位于城西的怡山。这里本是仙家名山，有“飞凤落洋，第一福地”之誉，祥异传闻不绝于记载。至唐咸通八年（867），福建观察使李景温迎请泐山高僧大安禅师前来驻锡，始建佛寺，即后来的西禅寺。

有意思的是，这座四禅寺中最为知名的寺院，历史上却从未正式以“西禅”为名。大安禅师住持期间，西禅寺先后以“清禅院”“延寿禅院”为名，五代时赐名“长庆院”，至北宋景祐五年（1038）再获敕号“怡山长庆院”。但福州民众显然更喜欢用自己的方式去命名这座寺院。由于西禅寺位于福州城西，人们最初习惯称它为“西院”，西禅寺开山祖师大安禅师也被称为“西院和尚”。后来随着东、南、北三禅寺的出现，“西禅寺”慢慢成为约定俗成的名称，“长庆”反倒成了这里的雅号。

五代期间是福州佛教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五代梁开平三年（909），王审知延请慧稜禅师来西禅寺弘法，使西禅寺成为福建佛教信仰中心。慧稜是禅宗史上一位以勤勉精进著称的高僧，他二十年如一日的精进坐禅，先后坐破了七个蒲团。西禅寺有这样一副对联来赞叹他：“说法衍禅宗，曾七个蒲团坐破；升堂参佛果，有双株荔子





阴留。”上联所说的即是此事。但对于福州普通民众而言，下联提到的“双株荔子阴留”更加让人感到亲切。

慧稜禅师曾在西禅寺种下数株荔枝，今法堂前尚有一株古荔据说就是他所植。从慧稜禅师开始，西禅寺形成独特的荔枝文化。西禅寺盛产良种荔枝，明万历二十年（1592），徐 等人成立红云社，结餐荔会，邀集遍尝城中佳荔，称“西禅寺（荔枝）冠甲于城内”。于是每逢西禅寺荔枝成熟，鲜亮蔽映点缀于静谧的古寺，便引得名人雅士来此啖荔赋诗。“怡山啖荔”成为福州文人的一件雅事。

清末民国期间是福州佛教发展的另一高峰期。大批福建僧人前往南洋群岛弘法，将中华文化光炳南洋，最终使汉传佛教在海外扎根。当时西禅寺的住持微妙法师，是已知福建各大丛林住持中最早南下的一位。约从光绪八年（1882）开始的十年间，微妙禅师数次前往东南亚劝缘募

捐。据记载，他到过的地方包括今泰国、印度、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在微妙法师第一次启程前，郡人裴启曾借唐太宗赞誉玄奘大师的“诚重劳轻，求深愿达”一语，表达对微妙此举的敬佩之情，现今依然镌刻在西禅寺的石柱上。

如今东南亚汉传佛寺林立，其中如新加坡的双林寺、马来西亚的槟城双庆寺、越南的南普陀寺等，均为西禅寺分院。“香火难忘桑梓地”，每年都有许多海外高僧信徒登临祖庭参谒，使西禅寺成为福州与东南亚一带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 三

北禅寺是福州四禅寺中规模最小、创建最晚的一座，也是四禅寺中离福州古城最近的一座。北禅寺本名北禅庵，始创于北宋，位于遗爱门外的铜盘山麓，由净慈老和尚开山。净慈老和尚的生平事迹，今已不详。

福州西禅寺



北禅寺早期的历史虽然模糊，但南宋初年李纲的到来，赋予了这座不起眼的小庵以独特的品格。李纲是宋室南渡后的首任宰相，因力主抗金屡遭贬斥，七次入闽，历经宦海沉浮。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福州成为他寓居最久并且终老的地方。李纲自幼奉佛，政治上的失意也使他与佛教愈加亲近，他数次寓居福州，所居之地皆为寺院。

李纲很可能在北禅庵居住了不短的时间，



他亲自主持了北禅庵的重建工作。我们很难知晓在北禅庵的日子里，这位忧国忧民的宰相内心的悲喜与希冀，但从他在《福州安国禅院施锦法座疏》中所言的“庶凭佛力，俯协人谋，伏愿胜气高临，冲风自息，悯冤魂之忠义；早见太平，转乐岁于艰难”，我们可以猜想，李纲或许也曾长拜

在北禅庵的佛堂前，为阵营的将士祈求安息，为国家百姓祈祷太平。

李纲提倡儒佛并崇，认为“儒佛初无二道，学者当以心契之”。在他身后，儒释会通成了福州北禅寺的一个特色。据历史记载，明清之际，北禅寺左偏殿阁除祀有李纲神位外，还奉祀着宋先儒六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这在寺院中是极为少见的。北禅寺僧人中也不乏重视儒学者，如清初的住持元贤就曾这



如今的北禅寺

样解释儒家的仁义礼乐：“故圣人因时势，察人情，为之说仁义，立纪纲，化之以礼乐，束之以刑罚，使不乱也。即使佛处震旦国，说经世法，又岂过于周公孔子哉？”在他编写的《灵光北禅事迹合刻》一书中也明言，“皈依佛法者，亦当崇重文风焉。”

北禅庵在四禅寺中名声不显，以至于历代《福州府志》中均无北禅寺的记载。北禅寺规模难以扩大，与福州城的环境密切相关。福州建城之初，形成了城北连山，东、西、南三面环水的格局。城北的越王山被认为是福州的风水山，向来有“龙腰不可凿”的说法。据传，当年闽王王审知筑城时，曾打算在城北越王山凿通北门，结果白天凿开的山石，到了晚上又会自动合拢。王审知最后只得将西北方向的遗爱门作为福州北门，所以北禅寺实际上位于福州城的西北。

在以后的岁月里，福州城不断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展，作为风水地脉的城北则始终变化不大。城北发展缓慢，也使北禅寺的发展受到限制，但或许也正是因为维系着福州一城的风水，北禅庵虽然在历史上始终规模不大，但却绵延不断，至今依然香火不绝，成为西禅寺以外四禅寺中仅存的一座。

如今的北禅寺位于福州北二环路左海花园小区内。寺院规模不大，主体建筑仅一间大殿，但依然为李纲的神像提供了奉祀之所。大殿下层供奉着北禅寺信众已逝亲人的灵位，体现着儒释合一下慎终追远的伦理文化。

#### 四

福州四禅寺分据福州古城东、西、南、北四门外，其余三寺虽几经兴废，但寺址基本没有变动，唯有南禅寺情况不同。与名声不显但却绵

不绝的北禅寺相比，南禅寺的历史可谓是大起大落。

南禅寺兴自闽国王审知时期，始建于后梁乾化二年（912），最初位于城南的钓龙台山西麓。南禅寺兴建之初应当是依江而立，颇具规模，寺中祀有千尊佛像，称为南禅千佛院。寺院所处的钓龙台山又称南台、龙台、越王台，相传是汉初闽越王无诸受册封的地方。宋代时，今台江区大部分还在江面以下，钓龙台一带为江中沙洲，四面环水，北望福州城，下临南台江，有着“全闽第一江山”之称。明代时还有诗人感慨这里的江山之盛：“高台远枕大江流，江上云屏宿霭收。”

后晋开运三年（946），南禅院迁并入城中法性院，仍名“千佛南禅院”。南禅寺成为四禅寺中唯一曾迁入城内的寺院，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由于靠近作为福州行政中心的子城，南禅寺在宋代承担了福州的一些行政职能，兼有公署性质。北宋时期，南禅寺东边的迎仙亭作为福建路转运司所在。南宋时期，又将帅府属官机宜（官名）安置于寺内。南禅寺所在的区域，也因寺名在北宋时命名为南禅坊。

后来，城中的这座南禅寺渐趋没落，今已难觅其迹。但不知何时起，南禅寺又在其城南的原址上悄然重兴。通过一些现有史料，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这座南禅寺的历史：它在宋元时期重建，很可能由于倭寇侵扰于明中叶废弃，至清道光年间（1821～1850）再次重修。

真正使南禅寺迎来了再一次兴盛的，是清末

福州台江经济的发展。明清之时，城南沙洲随泥沙淤积不断扩大，逐渐连成一片，河道交错，航运发达。清末福州开埠之后，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南台江两岸商业更加繁荣，成为福州的商业中心。《侯官县乡土志》中记载南禅寺所处的浦东西区“居民多习负贩工艺”，“市肆骈阗，木植栉比，港内小舟络绎，极为繁盛”。随着居民的增加和商业的繁荣，人们的信仰需求增加，南禅寺香火日隆，在当时四禅寺中规模仅次于西禅。南台诗人翁时农有诗记载当时南禅寺的情景：“桃花依旧径通幽，埽棹新修四十秋。笋火一龛听早课，茶烟半榻活前游。”南禅山的地名也于这一时期正式出现在志书记载中。

但南禅寺这一次繁荣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不久后庙产兴学运动兴起，身居闹市的南禅寺首当其冲。光绪三十年（1904）时，福州私立开智高等小学堂设在南禅寺内，南禅寺部分殿堂被占用。民国六年（1917），一场突如其来的火灾使

南禅寺彻底焚毁。后来开智学校在南禅寺的废墟上重建校舍，即今福州市第十四中学，南禅寺则从此又一次消失在历史上。

如今，在福州十四中校园里，还有一条用十四根南禅寺遗留石柱搭建起的长廊，柱子上还保存有部分楹联，其中尚可清晰地看到“南禅”二字。这些石柱和楹联，仿佛还在向我们诉说着南禅寺以及台江在清末的繁荣。

岁月悠悠，从南朝创建的净土寺，到宋代四禅寺并盛，再到如今西、北二禅寺仅存，这四座立于福州四隅的古刹始终是构成福州城市生活的重要部分。以四禅寺为代表的福州寺院，既满足了福州人的信仰需要，同时也是古时人们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游闲生活的重要场所，是福州居民灵性生活的保障。

如今，西禅寺的古荔再结硕果，传承了数百年的啖荔诗会又翻开了新的篇章；南禅寺的记忆

依然散落在校园中，无声守候着南禅山的宁静世界；北禅寺随着福州城市规模的扩大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近年来正在谋划重建具有唐代古风的寺院；东禅寺在开元寺的支持下有望重建成佛教文化艺术馆型的新型寺院。随着福州城市的发展，四禅寺始终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在城市转型中实现自己的蜕变。



南禅寺正殿遗址



原南禅寺石柱

# 耿王庄的记忆

林国清 陈 丰

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原为前明登州参将，后投靠后金，被封为“天佑兵”、怀顺王，编入汉军正黄旗。耿仲明先与尚之信一起消灭了桂王与大西联军，因此被清朝廷封为靖南王，镇守广东。同时镇守在广东的尚之信被封为平南王，此外还有镇守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三王”被称为“三藩”。以后尚之信传子尚可喜；耿仲明传子耿继茂，为靖南王爵，并授耿继茂的儿子耿精忠为一等子爵。耿精忠年少倜傥，娶肃亲王豪格的女儿为妻，因此很快又被封为“和硕亲王”，身价百倍。顺治十七年（1660）耿继茂受命移镇福州，但不久继茂病逝，耿精忠便成了“靖南王”和“和硕亲王”的双料王爷。

耿家从耿继茂开始，就拥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据《康熙传》载：“耿藩所属十五佐领，‘计五丁出一甲，甲二百设一佐领’，以此计之，十五佐领共有甲兵三千名。其藩下丁口有一万五千口。”这类佐领编制下的军兵，是由藩王直接掌握的“藩属”军队，构成藩王所统军队的核心力量，他们同藩王有着严格的封建隶属关系。又许旭《闽中纪略》说：“时王府额兵有万余，而旗下畜养甚众。府中男子年十四岁，悉给弓矢，督骑射，鸣剑之心已非一日。”此外，耿藩手下还有绿旗兵与投诚兵六七千人，虽不同于朝廷直属藩兵，但是亦听从于藩王的指挥和调配，且经过了朝廷的认可，成为藩镇统率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以致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耿继茂借着“移镇”的机会，还大面积进行圈地活动。《榕城纪闻》载：耿继茂等部队入闽，总是占住民屋，勒索供应。全祖望的《福建总督姚启圣神道碑》也说：“康熙十五年，闽中驻一王、一贝子、一公、一伯，将军都统以下，各开幕府。所将皆禁旅。无所得居，则以民屋居之。”更有甚者，顺治十八年（1661）七月，靖南王耿继茂至，拓大圈屋的范围。十二月，复圈屋与王兵凑住。康熙元年（1662）初八日，匡城外屋。王令要六千间，从水部城门起，至路通桥，共一千三百间，内空地千余间。不足。二十日，复匡荷宅、柳宅、金墩、下郑、道窟、打铁墩等处复千余间，又不足。将村间田园百余亩，

尽填作地起盖。又不足。复自半洋起，至东门河港浦下止，洋中之田，量二百余亩，作地起盖。所匡屋给银：大间八两，中六两，小四两。田每亩三两。即日逐民别住。此外，他趁圈屋的机会假公济私，选准了福州东南部的地面，以现在的南公园为中心，圈屋两千余间，侵占300亩的田园，起盖王府。居民立即驱离，不准复归。于是王府的所在地就被称为“耿王庄”，简称“王庄”，至今如是。但不是今天的“王庄街道”。今天的“王庄街道”，因为村口有两株大榕树，如凤凰展翅，清时称为“凰庄”或“凰村”。福州话“凰”“王”同音，所以“凰庄”转化为“王庄”。据《清代全史》卷二载：“顺治十八年（1661）一到闽境，就广占民房，同时大兴土木建造王府。



改造中的福州南公园

将明尚书大厦并附近民房数百间尽行拆毁。召入土木匠供役，三年乃成。康熙三年（1664）福州城火灾，王府被毁。耿继茂又在旧址重新建造。召八府工匠，役福州民夫。宫殿壮丽，费数十万钱粮，较前更觉华美。”

耿王府的建设非常豪华。比如说大门前的一对石狮，是特别选用广东高要县出产的“白石”。这种“白石”通明温润，洁白无比，如玻璃一般。高要县知县杨雍选最高超的工匠精雕细琢，日夕监制，然后又千山万水从广州运到福州来。王府所用的木料分派各地官府，选购黄楠、黄杨、乌梨、高杨等珍贵品种，雇用几千个工匠克日赶工。耿王到福州时又从广州随带几只印度大象在王府附近豢养，所以今仍有“象园”的地名。

耿继茂移镇福州，知道朝廷对自己不是很信任，便有反意，特别从王庄骑马，带几个随从，不动声色地到鼓山涌泉寺烧香，问卜前途。至半山忽有方丈道霈和尚率众来迎。耿王问：“哪个是道霈？”方丈答：“山僧便是。”耿王又说：“既名道霈，道在哪里？”方丈答：“稻在田中。”耿王大喝：“此道不是那稻。”方丈回道：“此田不是那田。”原来耿王问的是道路的道，请指明前途。方丈故意岔开话说，田是心田的田。要耿王体味什么是正理。过了山门耿王驻马不动，便问：“可知孤家是进还是退？”方丈答曰：“进则凌云登汉，退则海阔天空。”劝他要悬崖勒马。但耿王却不予理会。到耿精忠继位，仍然积极筹备造反。

清康熙十二年（1673）二月，先是尚可喜与儿子尚之信矛盾，以年老归养辽东为借口上疏请求由尚之信袭爵留镇。康熙大喜，即行批复表彰曰：“自航海归诚，效力累朝，镇守粤东宣劳岁久。”又说：“情词恳切，具见恭谨，能知大体，朕心甚为喜悦。”耿精忠见状，觉得不请求裁藩已经说不过去了，便口是心非地上疏说：“臣袭爵二载，心恋帝阙，祇以海氛叵测，未敢遽议罢兵。近见平南王尚可喜乞归一疏，已奉谕旨，伏念臣部下官兵，南征二十余年，仰恳皇仁，撤回安插。”言辞之间既委婉曲折地表达了疏请撤藩非所自愿的心情，又解释自己何以没有及早引退的原由。其用心可谓十分良苦也。谁知弄假成真，八月初六日，朝廷经过周密考虑，正式颁布“撤藩令”。吴三桂大失所望，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抚首祭旗”，传檄四方，公开反清叛乱。接着尚可喜也反，第二年耿精忠才在王庄造反。

耿精忠拘禁福建总督范承谟，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兵分三路，攻打浙江、江西，并铸专用铜钱，以供军需。康熙十五年（1676）八月，清军统帅、康亲王杰书率部入仙霞关，克建宁、延平两府，进抵水口，逼及福州。耿精忠杀了范承谟，欲率水师遁往舟山，但他的亲信徐文慰首先投降。八月廿七日，清军抵达西郊洪塘乡，精忠走投无路，袒身露体，出城投降，幸得不死。康熙二十年（1681），再次谋反被发觉，即被解到北京处决。自此“耿王庄”烟消云散。

# 消失的老行当

方炳桂 方向红

## “度绳师傅”兼“桷厝”

早年的福州话中，“度绳”是对整个木工工程的总称，而“度绳师傅”即木匠，是专指盖木头房的人。为什么这样称呼？大概是因为盖房是件十分神圣的事，或者说要祈求神来保佑，所以盖房如“度神”。但笔者问了好几位老“度绳师傅”，他们也都做不出确切的解释，这种称呼至今还是个谜。

福州地处闽江下游，闽北丰富的木材资源成为老福州人盖房的主要材料。直至清末民国初，福州的房子仍是清一色的“柴埕厝”（棚屋），至多是土木结构的“火墙包”或是土墙加木房的“四扇三（间）”和“六扇五（间）”的传统老屋，被人戏称“纸褙的福州城”（意思是容易引起火灾，一烧一大片）。这使得“度绳”这一行当在早年福州的建筑史上举足轻重。

除“度绳”一词给人留下难解的谜外，在这一行当中还有许多令人费解的称谓，如他们称承包商或包工头为“接主”。对主管工程设计、施工质量的人有一个专门的称呼，其音为“夫苏”，

其义实难查考。笔者方炳桂先父生前曾当过“夫苏”，如今要写家史还真不知这字应怎样写。过去“度绳”一行无很细的分工，除“夫苏”外，其余一律称“度绳师傅”。“度绳师傅”手艺在身，不会失业不怕饿。行内有一首表达“度绳师傅”心态的顺口溜说：“推（刨）刀斧头锯，曲尺墨斗线，凿囡铁锤囡，七件家似囡，走遍天下都不惊。”

由于盖房是人生大事，加上过去人信风水图吉利，所以盖房人家对“度绳师傅”十分敬重，有的还倍加巴结。据传过去有一户人家盖新房，



撑着木屋的柱子和斜钉的木条是“桷厝”留下来的痕迹



请来了“度绳师傅”。开工那天东家备了酒菜款待他们，酒过数巡，肴登几味。当吃到炒双脆这道菜的时候，“夫苏”不经意地说：“鸡鸭的肝胗真好吃！”东家听了心领神会，每天杀鸡宰鸭时都把鸡鸭的肝胗留起来，洗净晒干保管好。可是东家“将心照明月，明月却照臭沟”（福州俗语，意对方不领情），“夫苏”认为你明知我爱吃鸡鸭的肝胗，却偏偏把鸡鸭的肝胗藏起来。于是心怀不满，暗地里“使坏”（给东家制造不吉利的事）。直到房子盖好，办“完工酒”，为“度绳师傅”饯行，东家才把一串串晒干了的鸡鸭的肝胗拿出来，包成几包分送给所有的“度绳师傅”。这时夫苏才知道错怪人家了，于是赶紧把“使坏”给东家造成不吉的事改过来。这只是传说，但是，它说明“度绳师傅”在东家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度绳师傅”会盖房，当然也更会修房。“柴埕厝”经长年累月的风吹雨打，极容易损坏。现在我们到尚未改造的棚屋区看看，还可以见到许多七歪八斜的“柴埕厝”。在洋中路，笔者看到有16间“柴埕厝”，用28根木柱顶着，是怕刮起台风会被吹倒。过去这样的房子要常请“度绳师傅”来修，最大工程是把倾斜的“柴呈厝”弄正，这在福州话中叫“笨厝”。这种工程是用钢索拉着倾斜的一边，另一边用一种叫“吊龙车”的土设备，靠人力把它拉正。拉正后再用木柱顶住，其效果就是笔者在洋中路看到的那种情景。

过去建新房，“度绳师傅”要领着东家做许

多仪式，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梁。上梁要择黄道吉日，还要择时辰；东家要买写着“百子千孙”的灯笼，剪来红布，做几桶糯米糍，让参加“上梁”的亲友分享。时辰一到，“夫苏”主持仪式，东家把红布、灯笼和一只竹篮挂在待上的梁上，这时有人口喊吉利的话，现举一例：

好日好子好上梁，东家起厝开大门。  
厝又大，楼又高，今旦起厝连买田。  
上梁在厅中，四代两公孙。  
起厝上大梁，福寿两齐全。  
家财连日发，养国中状元。  
万年宝盖，万事吉祥……

“笨厝”在新中国成立后就渐渐看不到了，现在已绝迹。如今的木工，恐怕连这名称都未曾听过，更不用说会不会“笨厝”了。随着棚屋区的改造、建筑技术的进步和建筑材料的更新换代，“度绳师傅”，特别是老式的“度绳师傅”大概很快就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但是，盖新房举行上梁仪式至今仍很流行，甚至大摆酒宴，与过去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 “做土师傅”怕雨天

“做土师傅”相当于今天的泥水工，不过在未大量使用水泥和砖头之前，他们只和泥土、瓦片打交道而已。在早年的建筑工程中，“做土师傅”似乎不如“度绳师傅”风光。他们过去盖新房的主要任务是筑土墙和铺瓦片，统一属“度

绳师傅”中的“夫苏”管。他们晴天能干活，雨天就要停工。所以民间有一句谚语说“鼓山戴帽（乌云遮山头），做土起饿”，可见他们在古建筑工程中地位是不高的。

但是，他们在“柴埕厝”的维修中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过铺瓦，除瓦片外其余辅助材料只有壳灰，经过雨打日晒极易损，为此“柴埕厝”的屋面每年至少要翻修一两次，否则“屋漏偏逢连夜雨”是受不了的。这种翻修称“翻盖”，因为“鼓山戴帽，做土起饿”的缘故，“翻盖”的时间多避开阴雨绵绵的春天，选在夏秋少雨季节进行。

但是，也有特殊的情况。1976年4月17日晚9点多，福州下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冰雹。这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日子。那天晚上当人们吃过饭准备安歇的时候，突然间暴雨夹着冰雹劈天盖地地下起来。冰雹砸瓦的声音从小到大，有的竟如巨石轰顶那样响。十几分钟时间，家家户户的房屋都成了“天井”。笔者当时住大

庙路，房子通了天，大雨倾盆而下，一家人只得打起雨伞，戴起斗笠，躲在楼梯下打盹到天亮。灾后得知，这次冰雹灾害使全市所有“柴埕厝”的屋顶通天，受灾居民近15万户，砸伤200多人，还砸死一头耕牛。第二天，全市砖瓦灰商店货物全部脱销，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发动没有受灾的干部职工，倾所有能用的物资，帮受灾干部职工家里“翻盖”，没有瓦片就以油毛毡代替。可想而知这时候“做土师傅”有多忙。“做土师傅”忙不过来，一些稍有这方面常识的人都披挂上阵，真是“没新娘伴房妈（伴娘）也扛去凑”。由此可见，“翻盖”的技术不是那么高深，一般人看看学学就能做。由于这一次冰雹灾害，“做土师傅”的生意一直忙到年底，工钱也高，收获了一个难得的丰收年。

今天的“做土师傅”升格为泥水工，要懂得混凝土和砌砖等技术。在建筑材料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他们在建筑工程中的作用已远远超过了“度绳师傅”。



柴埕厝屋顶

# 跟着闽江进城

康延平

当闽江是福州的护城江时，城里人有理由把江对岸的南台岛列为郊区，尽管南台岛的仓前山一带曾外国使领馆林立，可当时代要求闽江作为城中江时，比福州旧城区还腰圆膀阔的南台岛，将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致？

话还是从2000年说起吧，南台岛西头的建新镇、后改名为金山的区域突遇紫气东来——它被定为福州“东扩南进”的桥头堡工程。2001年初，听说福州市要在金山建“人民群众买得起的房子”，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便前来考察，那时金山飞扬的尘土一望无际肉眼没什么看头，可习省长仍对此举大为赏识。

之后几年，金山无比轰轰烈烈。

2003年7月，我搬住金山碧水第一期。这里空气比城里清新，噪声比城里稀少，入夜满天星斗，婴儿车可在街边闲庭信步。

## 金山的前世今生

那是1997年春节前，我拉家带口骑自行车过洪塘桥到一位朋友的乡下老家玩。她老家就在建新镇刘宅村，前厅后院好大，标准的乡绅老房，房前屋后种瓜种豆。离她老家不远的村口有一砖瓦楼房，据说住过知青，正面四墙仍留有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字样。

那时的建新镇是个菜果鸭猪乡，还兼养花，这得益于建新镇靠城吃城的地理优势。无论何年何代，那猪那鸭那果那菜也得照常种养好卖给城里人吃，于是乎，建新镇便早早获得“花果乡”之美誉。

如果福州市人口把控得恰恰好，我说的是“如果”，那么依山傍江向海的福州城几度扩城，已把闽江扩成了护城江，脚步也该停下来了。可福州市的人口仍旧膨胀，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作为省会城市，它有数不尽的吸引力。何止五区八县人口蜂拥而至？就连台港澳外省他乡创业者也摩肩接踵而来。要容纳更多的人，福州城区有必要再扩大一回。

怎么个扩法？大有讲究。

福州人那时脚踏进了21世纪的门槛，观念仍旧停留在门外。循着上海人“宁要老城一张

床，不要浦东一幢房”，咱福州人是“宁要鼓楼一张床，不要仓山一幢房”，在老福州眼里，仓前山洋楼林立仍属郊区，你建新镇算什么呀？嫌洪塘大桥要绕着走，进城居然还咿咿呀呀地靠舢板船过渡，这“乡下”的帽子，你不戴谁戴？

于是乎，当政府把建新镇作为“东扩南进”第一个主战场时，市民们集体纳闷：乡下盖房子给谁住呀？

福州要长大，总不能都挤在鼓楼。大福州的前景就算市民们一时半刻看不到，决策者肯定要率先看到。当时福州市领导定的调调是，建人民群众买得起的房子；下的第一步棋是，在金山大桥头建第一期楼盘。

从洪塘大桥那头进入建新，江边那座小个子的寺就叫金山寺，据说发再大的洪水哪怕千年一遇，都淹不没它的顶。于是新区就取名“金山”。

金山位居南台岛之西，闽江举双臂拥而流



之。左臂离城近，继续叫闽江；右臂换个名以示区别，叫乌龙江。江水温顺时碧水倒映着蓝天……于是人民群众买得起的楼盘就叫“金山碧水”。

开发金山碧水不是没有风险，当时有人算过账，说是单把第一期搞起来，就要亏掉1.9个亿！金山碧水第一期，主要用于开发经济适用房，面积1068亩，好大一蛋糕！政府下辖的开发公司开头很兴奋，拿起刀来东切西切，发现越切越小，一块做路、一块扩河、一块是学校……蛋糕越变越小越变越小最后只剩下区区400多亩地。领导们急了，经济适用房价格本来就低，如果没多少房子可卖……这1.9个亿的预亏，不是空穴来风！

再怕再担心也于事无补，风险谁不怕？政府也怕，但政府毕竟是政府，担风险的事，政府不领头去做，指望谁去做？！为了彰显市委市政府的诚意，最好的资源被留给未来的金山人，那就是站在金山大桥头、挨着闽江占地168亩的榕城广场。

榕城广场从养风住雨歇太阳到人山人海很热闹，才用去5年光阴。

记得我刚搬住金山时，到榕城广场散步，刚开的“德克士”店员五六个、顾客两三人，我暗暗替它发愁，3个月内肯定关门。3个月过去了，它真的关门了，不过不是倒闭而是装修，再开门时门面扩大了一倍。

才到2002年5月，“金山模式”出来了，“金

山效应”也随之产出，金山碧水价低房美，城里人蜂拥购买，首期试水大告成功。

一时间，金山成了十几家房地产商的竞技场。之后10年，有近百家房地产商以金山为“通道”，进入南台岛。

为了更聚人气，在短短的头三年时间里，金山许多基础设施接踵建设。大桥、大道、街区组成了六纵六横的交通网；小学、中学、幼儿园组成了就近入学的教育网；污水处理厂、液化汽汽源厂、大小超市还有公园们，带给金山人的除了生活便利也保证了生活质量。

金山战役大获全胜，带动整个南台岛完美出发。听说过“福州的曼哈顿”吗？它就是南台岛东部新区，不但两江相拥还面朝大海；听说过“闽江的夜珍珠”吗？它就是夜游闽江那两岸灯火织就的高楼天际线……

## 二号地铁卧底两江

进入2007年，头尾不过10年，出行基本靠脚动两轮的我，也不知不觉被手动四轮取代了。放眼一望，我住的700多户小区，私家车居然有三四百部之多而且有增无减。

未富先奢！看看小年轻们没车不上班的样子，我心里先骂他们一句。但骂归骂，只要是时代潮流，谁都别想挡住。

在几乎家家有车的城市，最准时的交通工具，当数我行我素的地铁。想当初香港挖地铁时

人人骂，挖好后却人人赞，福州的决策者们也想串演一下这角色。

真的是这样。听说福州要建地铁，许多人嘀咕，这么小地盘，建什么地铁！更多的人则是对福州地铁的建设工程操心。福州是全国有名的温泉之乡，地下水多多温泉眼多多，这样的地方，宜挖地铁？

时间到了2009年，福州地铁项目终于启动了，年底1号线开工。

想象着盖高楼那轰轰烈烈颇具视觉冲击力的场面，喜欢眼见为实的民间观察员开始嘀咕，不是挖地铁吗？怎么围了几块铁皮就没声音了？至少挖出来的土要堆积如山才是！有人甚至发问，会不会是假动作？

原来，现时挖隧道用的是很先进的盾构机。看着这个六七十米长、直径八九米的全封闭钢铁大虫在悄悄地一边挖洞一边砌洞，人类不能不自我表扬一下：确实比鼠类挖洞造屋进化N倍！

就在1号线到处围挡仍旧真相待明时，2014年3月，地铁2号线工程开工了！离榕城广场不远的文体中心就有一个站，我站在阳台就能远观。

2号线工程总概算为196.22亿元，总工期为52个月，掰着手指头算算，大约2018年年底就可通车。2号线经大学城片区、乌龙江、金山片区、闽江、中央商务区、鼓台中心城区、晋安片区、鼓山片区，止于鼓山风景区，沿线共设22个地下站点，正线长度29.289千米，差不多跑1400米就得停靠一下，站点确实有点儿密，可方

便的正是我们这些腿短的人哪。

我太激动了，真是想睡觉就塞枕头。由于车多路堵，当我越来越视进城为苦差时，地铁说建就建，而且把站点设在我家门口。

可我高兴得有点自私，2号线因为要卧底闽江和乌龙江，陡增困难系数，江底除了有透水的威胁，还有孤石的威胁，具体怎么个威胁法，数数我辈脑细胞不够用，还是算了。总之，2号线在此类项目的施工难度中，算难上加难！

还是坐享其成吧。想象着坐在地铁里，一会儿闽江、一会儿乌龙江在头顶上端着，那感觉会是什么样？

### 超大型建筑有了舞台

记得20世纪90年代我刚进入福州时，去福州市体育馆看老外的《激情桑巴》演出，满台抖肉几近全裸没让我诧异，倒是体育馆面积让我吃惊，好歹省会城市呢，斗笠一样塞在市中心。看来福州人不爱运动。

南台岛开发后，我突然发现，福州人爱运动了——2015年10月18日，第一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就在福州新建的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

那段时间，满城海报皆是那个绿头白身的榕树娃，它是青运会的吉祥物，取名榕榕。

福州市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在哪呢？自然，在南台岛。

奥体中心属于特级特大型体育建筑，建筑占

地面积 73.3 公顷，其中主体育场占地面积 6157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19772 平方米，总座椅数为 59562 座，标准 400 米综合田径场，包含所有田径比赛项目和一个国际标准尺寸天然草坪足球场；体育馆建筑面积约 4.2 万平方米，总座椅数为 12980 座，能满足体操、手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比赛要求；游泳馆建筑面积 3.3 万平方米，总座椅数为 3978 座，能够满足各项游泳、花样游泳、水球等比赛要求；网球馆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米，总座椅数为 3152 座，包括网球室内练习馆、室外比赛场。

从空中看，奥体中心有点像飞碟。从斗笠

到飞碟，福州的体育场馆从量到质都是极大的飞跃。奥体中心的定位是“以全民健身与体育竞技并重，集运动、健身、娱乐、文化、旅游、购物和休闲于一体的城市体育服务综合体”，也就是说，青运会结束后，奥体中心场馆将进入“多元发展”的后青运会时代，使之效益最大化。

值得一提的还有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它位于“福州的曼哈顿”，北邻闽江，南临福州火车南站，是目前国内最大单体会展中心之一，也是亚洲第二大会展中心，已成为福州标志性建筑物之一。

从空中看，它像一只大蛾，快产卵的大蛾，



福州市海峡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静静地趴在闽江边。

会展中心由会议中心和两个展馆组成，占地2000多亩，总建筑面积38万平方米，其中地上23万平方米，地下15万平方米。

从金山的最西端洪山桥出发，沿南江滨大道穿岛而行，可一鼓作气到达会展中心。一路上，闽江两岸楼盘错落有致，南北沿江公园花红叶绿，江面上不时有船只穿行，真真美不胜收。临近会展中心，鼓山大桥和魁岐大桥像两条腾空舞动的彩练，使会展中心更加生机勃勃……

据有关人士介绍，出设计方案的是国际一流的德国欧博迈雅建筑设计所，承担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该研究院完美作品有北京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等，负责施工的则是刚完成“水

立方”“大裤衩”等工程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会展中心亮点在于秉承节能环保、多功能的设计理念。它使用的玻璃墙体，内加保温隔热层，屋顶以金属屋面为主，配多条玻璃采光带，用于辅助展厅的自然采光，节省电能。屋顶还采用“能自由呼吸”的可电动开启金属屋面，不仅可以自然通风、采光，还可以在火灾预警境况下开启，自然排烟。位于中间的开幕式大厅，全部使用玻璃屋顶，自然采光。

最后我还想交代一下关于福建自贸区南台岛片区的消息，它站立在东至三环路，南至林浦路，西至前横南路，北面以闽江岸线为界的地盘上，面积约5平方公里。福建自贸区在功能定位上，两岸合作是重点。具体到南台岛片区，主要

有两个优势，一是交通便捷，二是该区是全国唯一一个有会展中心的自贸区。这里将建成进口商品保税展示交易中心，以闽江世纪城为载体的两岸金融创新合作示范区，以及主要聚焦台资旅行社和闽台合资医院等等的专业服务区。自贸区锦上添花，预示着南台岛更加靓丽。

南台岛，造就了多少建筑师的中国梦！



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 福州老建筑保护：草根能做什么

林轶南

## “福州老建筑群”和“福州老建筑百科”的建立

2011年1月，“福州老建筑群”的前身“福州老建筑小组”在豆瓣网出现。一群对福州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其中就包括“福州老建群”的创办者薛纪天）组织了一次“逛仓山老洋房”的活动。我在网上无意中看到这个活动，觉得很有意思，恰好两年前完成的硕士论文写的又是老洋房密布的公园路，手里积累了一些仓山近代建筑的资料，于是我将这些资料分享给大家，让大伙来了个“按图索骥”。

活动举办得很成功，十几个人的“福州老建筑小组”很快变成了几十人、上百人的“福州老建筑群”。与隐藏在“三坊七巷”、双杭等区域的中国传统的深宅大院不同，仓山的近代西式洋房有着年轻人所追求的浪漫、文艺气息，因此直到好几个月以后，还有人不断到小组留言，询问什么时候能够再组织一次“走仓山”。群友越来越多，我觉得时机成熟，就开始设计开放性的公益

网站“福州老建筑百科”（fzcuo.com）。

做网站的想法其实很早就有了，以前纯粹是为了自己的学习需要。我在硕士、博士阶段的研究方向都是遗产保护，需要进行大量实地调研，才能获取基础数据以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因



福州老建筑百科网站

此，建立网站的初衷就是记录福州老建筑的变迁情况。福州的城市建设在2000年以后进入快车道，城区的老建筑减少得很快，每年假期回来调研，看到的不是残垣断壁就是高楼大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及时记录、整理，许多历史信息就会伴随着建筑一起灰飞烟灭。“福州老建筑群”建立以后，网站的目的就不再是单纯的学术资料的堆积，而必须承担一些普及建筑知识、讲述建筑背后故事的责任了；同时，在设计网站架构时，我就已经明确，这个网站不能像国内其他一些遗产主题的网站一样，由几个人来编辑、撰写内容——这会导致网站内容过于专业，难以吸引普通人。最终，网站采用的是类似“维基百科”的架构，任何一个注册用户都可以自由地撰写、编辑词条，分享关于福州老建筑的记忆和见解；只要通过审核，他们撰写的内容就会呈现在所有人面前。

2011年9月，福州老建筑百科网上线。网站最初的内容，源自福州市规划局、规划院在2005年左右编制的《福州市区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规划》。这份规划是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托规划局的一位老前辈借来的，没有电子版；群友“下九流”自告奋勇，硬生生地将规划里的建筑资料一个字一个字敲到电脑里，成就了网站最初的一批词条。

随着“福州老建筑群”规模的扩大，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群友和一些老房子的所有者、居住者相继加入到撰写词条的行列中。早在20世纪

90年代就着手研究福州近代建筑的陈朝军老师（网名火燄山），拍摄福州老建筑近20年的发烧友“小飞刀”，为创作手绘地图而四处搜集资料、拍摄照片的池志海等，为网站添加了大量资料。资料的增加进而带来新的血液——许多老房子的主人和住客通过搜索引擎查到了他们曾经的家，兴奋地联系上我们，分享了他们的记忆。时至今日，“福州老建筑群”已经成为一个有近1000人的庞大群。群友们共同创作的“福州老建筑百科”网站，记录的建筑相关词条已近1700个，并有4500多张配图，其中还有600多张是珍贵的老照片。

数据是枯燥的。但是不得不骄傲地说，以上这些成就，大多是由不太具备“专业知识”，只是深深热爱福州老建筑的“草根”们创造的。

### “福州老建筑百科”：重建“厝”的记忆

福州话把家叫“厝”。据说“厝”字的“厂”头部分代表我们的先祖借以蔽体的洞穴，有了新居，洞穴就成了“昔”日的家。“福州老建筑百科”的网站域名fzcuo.com，就是“福州厝”的简写。

一幢建筑，作为建筑学的研究对象，和作为一个人的“厝”，意义完全不同。学术研究是理性、客观的，建筑一般会被分解为艺术、构造和历史的多方面价值，通过记录它的尺寸、范围、年代和风格，便能够在图纸上再现。但作为有

鲜活的人居住过的“厝”呢？拿马厂街的“可园”来说，一般人并不关心这幢房子是英式还是法式、建于清代还是民国，他们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林徽因曾经住过”这样的浪漫八卦。

更多的时候，这些建筑与名人无关，却承载了个人或

者家族的记忆。如我们的一位群友，先祖曾任闽海关副税务司，住过立新路5号的“海关副税务司官邸”。她所分享的记忆呈现的是如此景象：

走道左右各两间房间，面积很大。同侧的两间房中间隔断为一排折叠木门，打开则成一大厅，可举办宴会。房间内有精美壁炉，壁炉上架有精致的雕花大镜（已遗失，不知道其他房间还在不在）。门上设有一小个窗口，可将菜肴递入。窗户为木制百叶窗。房间钥匙均为铜钥匙。房子前面原来有片小树林，多半为龙眼树和荔枝树。右侧以及后方各有一排厨房。左侧后方有一栋小屋。右侧后方有房子二层。据说原先小山坡上为坟墓，屋子地下室可挖出人骨。

这些信息可以称为“碎片”，专业人士看了可能会不知所云，但对于我们却十分珍贵——这



图1 本文作者母亲在邑秀山庄留影（摄于1969年，张祥明教授提供）



图2 陈国清医生家族在邑秀山庄的旧照（摄于1920-1930年，陈道亮医生提供）

些碎片反映了一个人对自家“厝”的情感。试想，如果一幢房子拥有几个人一起分享的“碎片”，或许就能拼凑出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

我愿意分享自己的一些碎片，来说明这样做的意义。在我们家的相册里有一张老照片，是我的母亲在18岁时拍摄的（图1）。当时她跟随在师大任教的我的外公、外婆居住。师大分配的教师宿舍便是她倚栏的这座老宅。母亲并不知道这幢洋房的名字和历史，唯一记得的是门牌号“岭后街91号”。在我懂事时，她每一次带我走过师大，都要念叨这幢有“花花进口地砖”的老宅，即使它已经消失了近20年。

“福州老建筑百科”建立以后，这张照片被我传到了网站上。2012年，《家园》杂志的编辑许灵怡在距师大不远的公园路采访“东山别墅”



图3 邑秀山庄正立面（摄于1993年，周宏先生提供）

的主人陈道亮医生，获得了一张摄于1920—1930年之间的老照片（图2）。群友池志海眼尖，通过比对两张照片上建筑立面部分的券窗，猜测这是同一幢建筑。我便将照片发给母亲，第二天就得到了她的确认。原来，这幢洋房原名“邑秀山庄”，是陈道亮医生的祖父陈秀琛先生在民国十一年（1922）举资兴建；1957年，急需扩充教师宿舍的福建师范大学向陈家提出以公园路“东山别墅”（建于1927年，原为冰心堂哥谢为霖所有，时为师大体育系校舍）与“邑秀山庄”对换，以便教职工居住。陈家同意，举家迁出，并在“东

山别墅”居住至今。

两家人的记忆碎片，拼合成了一幢建筑的历史图卷。我将比对的照片和故事写入了“福州老建筑百科”的“邑秀山庄”词条，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2013年，群友“耗子”的一位小学同学看到了词条，十分惊喜，又提供了一张“邑秀山庄”的老照片，摄于1993年（图3）。将照片发给母亲以后我才知道，照片上的三口之家原与母亲相熟，他们的父亲同样也是师大的老师，曾住在这幢洋房中。随着城市变迁而逐渐失去联系的两家人，通过互联网又重新建立了联系。到了2015年，母亲的一位老领导也提供了他儿时“邑秀山庄”的照片——他的父亲也曾在师大任教。更有趣的是，这年5月我的婚礼上，他受邀做了我的证婚人。

5年来，通过“福州老建筑百科”拼合的“记忆碎片”还有很多。通过群友、本地媒体和网站的协作，来自美国加州的Randy Smith教授找到了父亲当年打制银器的“德兴银铺”，并和家人亲赴福州，与银铺主人的后人见了面。通过搜索、留言、电邮，已经消失的位于程埔头的“涤园”和“淇园”，破败不堪的位于公园路的“乐天山馆”，都幸运地找到了蛛丝马迹，让我们有机会一窥它们的历史。分享记忆的“草根”们散在世界各地，却能通过“福州老建筑百科”的平台重建属于他们的“厝”的记忆。

显然，这是一种与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不同的，属于“草根”的记录方式。

## “福州老建筑群”：留住“厝”的努力

对于那些已经消失的老厝，“福州老建筑百科”所做的“搜集碎片、重建历史”，是一种挽留的无奈之举。对于好不容易挺过了岁月风雨的老厝，除了记录，更重要的自然是“保护”。遗憾的是，尽管近年来遗产保护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福州的老建筑数量却依旧不断减少。一方面，因为恶意或无知而破坏文物和历史建筑的违法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随着拆迁重心逐渐从老城区向城郊转移，一批风貌佳绝却缺乏身份的老建筑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缺乏个性的高楼大厦。

“福州老建筑群”的主体是“草根”，虽然有一些专业人士，但并不具备认定建筑身份的学

术权威和资格。想要留住一些有价值的“厝”，就需要寻找规则允许的路径。近年来，“福州老建筑群”所做的事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监督和反馈。对于有文物身份或规划明确保护的老建筑，一旦发现破坏行为，群友们就向主管部门举报；对于有一定价值，但没有法定身份的老建筑，首先进行记录、撰写词条、留下档案，再联络媒体关注、报道。即使最后建筑消失，至少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它们的价值。

在这个方面，“福州老建筑群”近年来关注的典型案例有苍霞片区建筑“误拆”、台屿“最短命文物”陈祺厝被毁、“辛亥革命福建军总指挥部旧址”被拆等等。以苍霞片区为例，其起因是群友“小飞刀”在走访上下杭历史街区的苍霞、太平汀州旧屋区时，发现有多处历史建筑被



被拆前的建新镇横龙陈祺厝

拆，而这些历史建筑都是《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明确划定保护的對象。群友们随即向主管单位举报，并联络了本地媒体。经过《海峡都市报》及福建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等连续报道，最终管理部门决定暂停苍霞旧屋区的拆迁，并由省、市文物和建设部门组成专家组重新认定历史建筑。2015年《苍霞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编制完成并获得批复，其中相应增加了前述受到破坏的建筑，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第二个方面是公众参与，介入规划。由于历史街区、风貌区、村镇等都要编制保护规划，而保护规划又直接决定了其中老建筑的生死，因此“福州老建筑群”从建群伊始就积极介入——无论意见是否正确，提了总比不提好、多提总比少提好。

在这个方面，“福州老建筑群”起步很早。2012年，我作为同济规划院规划团队的一员，参与了《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其间就一直与群友们保持着互动。“福州老建筑百科”积累的“碎片”大大加快了基础资料搜集的进度；群友们的现场走访、信息反馈又弥补了规划编制人员无法长时间驻场的不足。在规划第一稿编制完成后，群友们还及时指出缺漏的几处历史建筑，这些老厝最终都列入了规划的保护范围。此后，群友们又协助编制《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清华规划院进行双杭入户调查；2015年《苍霞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的编制，群友们经过调研，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和建

议，提交了8页纸的报告，以“草根”的视角对官方牵头编制的规划进行了补充。这份意见被作为福州“开门编规划”的典型例子，得到了国内媒体的广泛报道。

第三个方面是直接的保护行为。典型的案例是在苍霞历史建筑群拆迁期间，由薛纪天、Celespace、Anatolij等群友组织的“募捐搬碑”。30多名群友募集了数千元，请工人将原位于复池路的木帮商会石碑，位于延平路的“延郡会馆”界碑、“永安纸帮祭业”碑，位于开智路的“南禅慈善堂业”碑，位于魏厝巷的“槐树堂王界”碑等物件，集中搬运到复初庵门前保存。在搬运木帮商会石碑期间，两名居民在石碑上找到了先祖的名字，激动不已，当即捐款以襄善举。“草根”对祖先所建之“厝”的感情可见一斑。这些石碑后来又被台江区文物部门搬走，如今大约存于仓库。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老建筑保护的主力最初都是官方机构。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公众对遗产认识的提高，“草根”也会逐渐成为老建筑保护的主力。在“福州老建筑百科”网站上，我们撰写了一个特殊的词条——“大事记”，记录了“福州老建筑群”建立以来在保护老厝方面付出的努力。希望作为“草根”的我们可以一直将这个词条写下去，并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同。

（本文写作涉及的部分内容由薛纪天、小飞刀、池志海、耗子等“福州老建筑群”群友提供，特此致谢。）

## 进南门向西拐有条城边街

唐 希

五代时，闽王王审知将福州城的南门从鼓楼前迁往安泰桥，7年之后又从安泰桥迁往今天的南门兜附近。此后南门的位置历千年几乎没什么变。按老规制，传统中国之城，官府大多是坐北朝南的，中枢机构居中且在城市中轴之北端，南门成了众城门之首要。

感谢摄影术的发明，使得清府城的南门留有相片。不知名的拍摄者从乌山向于山方向拍照，又从南校场方向拍城楼。从相片中可看出那是个

南门的瓮城，即：主体的南城楼前还有一座精巧的小城，小城之侧开有小门，日常供人员车马出入，战时可诱敌入城再“瓮中抓鳖、关门打狗”。这城门日开夜闭，以鸣金为号。若有人进了小门而未进大门，又赶上到了城门关闭、进退两难时，当晚就只能被关在瓮城当中，枕着扁担盖着斗笠过夜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一批有志于建设国家的人士开始了城市的现代规划建设。福州城墙就在那时被拆除，卸下的城墙石被铺到中亭街、吉庇路路面上。1930年前后，有日本摄影者从白塔方向俯拍南门，只见那时城门楼已被拆除，依稀可见方形城门楼基和半圆弧形的瓮城轮廓。靠近于山这边的并列四条街巷，从左到右分别是：山甲尾、下体井、福履营和圣庙路。老城墙基是一条大道通向乌山西边。这条体现老城墙轨迹的大道先叫环城路再改名乌山路。在乌山与南门遗址交接的地方有一堆建筑群，众多的土木结构小建筑包围着几处风



1930年前后的南门旧影，引自旧《中国素描》一书

火墙的大建筑，正对接着东边的下体井小巷，这便是古人称的“城边街”了。

其实南门的城边街分东西两条。东边于山脚下的城边街很短很小并不繁华；城西侧的这条被称为“城边街”的其实只是民间俗称，它真正的大名叫“凯宁铺”。“凯旋”加“安宁”看似与军营有关，后来碰巧道光皇帝名叫旻宁，天下有“宁”字的地名人各都得改，为了“避讳”，依谐音叫“凯凝铺”，一直用到1999年拆迁。

战争年代，城边街是兵家必争之地，刀刃相见硝烟不断，也是敌我情报人员的据点。幸好，战争是短暂的，和平过日子是主流，所以进城向西拐的这条街川流不息，商铺、地摊、客栈、酒馆、茶楼、草药摊等应有尽有，官员、书生、土豪、乞丐、算命、巫婆、艺妓、打铁铜、卖膏药等等，尽显人间百态。

我听到最早的故事在黄巢时代。黄巢军开劈仙霞岭入闽，提刀入闽都，办过几件大事。在三坊七巷的黄巷过大儒黄璞家门，兵过篱笆时黄巢下令军士灭炬而过，保护儒者给自己一个好名声，在安民巷口张榜安民告示，留给巷子一个好名字。在道山观杀了半疯癫的落第文人周朴。周朴断头处一片白浆给黄巢好汉一个不小的惊吓。其实，黄巢最具轰动的事件应该是他在城边街的下殿里一个靠近乌山的小巷里挑战皇权。他拆了净光塔，这是座专为皇帝祈福的巨型建筑。那时塔刚刚建造成约80年。可是，此地不甘寂寞，73年之后，王审知的儿子王延羲称大闽皇帝，在

净光塔旧址上又建造了今天的乌塔，因时间仓促地基处理不当，使这乌塔千百年后成为“中国斜塔”。

先前的城边街很长，沿着城墙向西而去，并不是只有后来“凯凝铺”西到天皇岭的一小段。东西走向的城边街实际上又是山边街。街南侧的房子靠城墙，街北侧的房子靠山，注定了它既有城市气息又有山野情趣。

最早看上这片土地的是僧侣道士们。自唐代，以神光寺为代表的寺庙、宫、观等建筑群，连同题刻造像在这里绵延千年，著名的道士白玉蟾曾在这里悬壶济世留有白真人庙。随后是文化人来了，建造祭祀先辈的宗祠，如范承谟忠贞祠、沈葆楨文肃祠。再后来这一带成了办学场所，不仅有传统致用书院，还有开创闽地现代教育先河的全闽师范学堂等。风雅文人在这里建上别墅叫“涛园”“双骏园”等，隐居红雨山房的郭柏苍在这里编撰《乌石山志》。到了晚清，外国人也看上了它，想在此落脚，引发了史上颇具争议的神光寺事件和乌石山教案……

城边街有许多小巷通往城市腹地三坊七巷、南后街。听地名就好玩：最东边一条窄巷叫“何猪弄”，其名真不知所云；西边有个小巷叫“乡约所”，本是个乡贤们为管理社区立个乡规民约，却成了独特的地名。“乡约所”通“来魁里”，向东转个弯便可抵达圣人殿孔子庙。这来魁里，古时候是考生住的地方，喻示着来此地能考中当文魁。

向西过了乌塔所在的下殿里，有条小巷叫下



马巷，是因为巷子狭小、通山路，过客得下马，还是说巷里住有贵人或神灵，必须下马以示尊重？无从考究。

再向西是天皇岭，原本曲径通幽的人神共居地，今虽保留却大改模样。天皇岭通达一条三四尺宽的小巷叫第一山，原本人文荟萃之地。山阳有“培香楼”，系福州有名的藏书楼，院内有米芾题刻“第一山”以及楼主陈琼题联“家藏山第一，门对塔成双”。山阴有第一山房、双榕书屋等，今仅保留有“第一山房”，为邓拓故居纪念馆，其余建成乌山景区的“第一山”景点。

天皇岭北段原有地名“花封别径”，花多得可以封住小路，诗意盎然。花封别径向西过

八十一阶，原本是一条榕荫下依山而筑的登山小径，有几次想数一下是否真的是八十一阶，数着数着也就忘记了。今幸存其一号，为闽都文化研究会会址。再向西过道士井，那是晋代中原林氏入榕时听信道士吉言选择居留落户的纪念地，再向西可通隆普营。

隆普营一带曾是明代军队驻地，迷宫式的小街小巷均以“营”为巷名，以木式结构为主的临街，一户衔接一户，简朴天然。在主要街道上有一风火墙围起的大户人家，那是冰心的出生地。1900年10月的夜晚，冰心就出生在隆普营的海军军人家庭。20世纪90年代末，九旬高龄的冰心怀念这块土地，曾派其女吴青回来寻访。彼时



2005年的八十一阶



2004年天皇岭牌坊



2004年隆普营冰心出生地（唐希/摄）



建成后的乌石山景区



位于乌山冠亚广场南侧的古城墙遗址

杨桥路 17 号的林觉民故居还未修复，是个大杂院，大门面向南后街，还开着桶石店。根据冰心的回忆，在老文史工作者的带领下，吴青一行来到隆普营。寻到唯一一座风火墙包裹的传统建筑，貌似军营指挥官住宅，天井下有小花坛，墙上有青蓝色灰塑，符合冰心父亲海军军人身份，也与冰心回忆吻合。隆普营的建筑后毁于旧城改造，仅留下几幅彩色照片。正如冰心口嘱：著作有人读就好，故居不必留。

1999 年初，城边街的“凯凝铺”要拆迁了，建乌山公园，居民大多迁往城北泉塘小区。拆迁时，乡亲们自发保护古街文物。护道白真人庙附近的百姓将有关文物移到乌塔下临时保存。“凯凝铺”衔接八一七路的街口有块粗大石碑，用道教

特有字符刻着：西丹井。石碑因路面抬高而被深埋。百姓自发挖掘保存。又现出“同治丁卯八月濬”的字样。它是民间传说净光塔周边五口大井的实物见证，后来被存放在乌塔下的白真人庙里。

2005 年，公园尚未建成时，有消息说这一带将被开发成商业街。后来在国家文物部门干预下修改建筑方案：限制现代建筑物高度，控制乌塔南侧通道的视线，成为今天看到的冠亚现代商圈与传统古建筑并存的模样。

所幸，冠亚广场南侧一方不到 10 米长的老城墙根被保留了下来，真不知它是怎样躲过历朝历代的铁镐和当代人的推土机。杂草丛生的它倔强地伫立在老地方，无人问津又格外醒目，成为城边街不可忘却的符号。

# 旧时茶亭街

苏岫云

新娘喜服到哪里去买最好？问福州人，众口回答：茶亭街。将要结婚的准新郎新娘都会到茶亭街，淘上一两套喜服，买上一对喜娃娃，还有喜糖喜饼。不仅福州人在茶亭街定做自己结婚的婚纱礼服，还时时有闽南、莆田、厦门甚至来自服装城石狮的准新娘到茶亭街挑拣大红嫁衣。

喜糖喜饼店，在这条街上为数众多，像美且有、百饼园都卖着福州特色喜糖甜饼和小点心，与婚庆喜铺相互争妍。各种各样的喜帖、红包，非常有喜庆特色的喜帖贺卡铺，我旧居巷口前面

就有五六间，我时常看见来自福州五区八县的人们，满面喜气到这买结婚、生日、祝寿、乔迁新居等请客喜帖。

在茶中街，五彩缤纷的鲜花店，一排20多家，门前还时常停着迎亲彩车，加上不远处的天华乐器行和许顺兴锣鼓店，时常响起欢天喜地的锣鼓声和欢快悠扬的二胡笛子唢呐。

茶亭街，早先是田野水浦，坑坑洼洼一片，有浦东、斗池、西洋、加洋等十八洋（“洋”是水田之意思）。传说鼓山有一和尚下山化缘，不



管晴雨酷暑，早出晚归，深感路途苦累，为方便过往的行人，将化缘所得，在这田地道路中建造一座凉亭，并且烧茶水，免费施舍，普济南来北往行人和在田地劳动的农民。这个爱心亭就是“茶亭街”的由来。久而久之，在此地免费煮茶水给行人喝的习惯被延续下来，行旅商贾日趋便利，一些小贩小摊就聚集在

茶亭旁边。洋头口就是这十八洋农田的交通过路口，称之为“头”。十八洋农民，农忙下田，农闲做算盘、铸铜打铁，开小作坊做买卖。



随着城市的发展，田间水浦和道路修筑了许多桥梁，茶亭桥、福德桥、六柱桥，各桥头多开设茶馆，有著名的“第一亭”“茗一春”“一团轩”等，慢慢地这里茶肆林立。茶亭街两侧逐渐形成众多经营手工艺品的大巷



小弄：如专糊各式纸扇的纸扇弄、专制大小鱼钩的鱼钩弄、专裱各色灯笼的灯笼弄、专制铜锣的铸锣巷、专打银器首饰的银店弄、专制渔勺的渔勺弄和我曾经居住的草鞋弄等。

弄巷店铺云集，枝繁叶茂，清末渐成街市，铺砌了一条石板路，取名茶亭街。

茶亭还在，是座四角亭，而今成了茶亭小学的大门。茶亭庵，茶亭小学占了一部分，剩下一小角建筑。老天华乐器行就在这茶亭附近。

老天华乐器店，从嘉庆六年（1799）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由原先的100多平方米，因一次次街道扩大只剩10平方米，但仍然生意兴旺，名声在外。老板王建武说：“祖上挑中这里，就是因为这里是手工业一条街。这里经商有人气。”

邻近还有“新天华”乐器行和百年“许顺兴”锣鼓店，制作皮鼓等



民族乐器。茶亭街琴店工人曾畴官，是福州民族音乐“十番”的创始人。

1779年，由茶亭街琴店工人组成的十番音乐队在南校场（今五一广场）比赛展演，轰动海内外。

与民俗出名的福州南后街不同，茶亭街就是以“吹吹打打茶亭街”，制作各式各样精巧的手工艺品而闻名。

像增金利“掌桃牌”厨刀、永字号剃刀和正谢泰剪刀“三把刀”，当年在福州赫赫有名，堪称整个茶亭街手工业的代表。每当我走过茶亭小学门口，看见茶亭两根石柱上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对联：“养浩然之气配义与道，入圣者之域绝伦超群，剃刀行敬立”，就浮想当时繁华

像增金利“掌桃牌”厨刀、永字号剃刀和正谢泰剪刀“三把刀”，当年在福州赫赫有名，堪称整个茶亭街手工业的代表。每当我走过茶亭小学门口，看见茶亭两根石柱上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对联：“养浩然之气配义与道，入圣者之域绝伦超群，剃刀行敬立”，就浮想当时繁华

的剃刀业。福州“三把刀”随着闯荡海外的福州人漂洋过海，成了福州人在海外谋生的手段。还有王彩的桶刀、祥康的镰刀、李和记的犁剪、利一的锯片也都是名牌产品。

洗马桥旁边原是郑兴利剪刀铺，我常常在早上看见70多岁、花白寸头的老板郑德官坐在老店中，拿着抹布轻轻地擦拭着牌匾。民国初年，郑德官的父亲郑兴利把这个店连厂的剪刀专营店设在了茶亭手工业街上。后来在郑德官手上发扬光大，他成了茶亭街上有名的“二指神功”郑剪刀。

茶亭街也是角梳发源地。父亲常用的黄色半透明角梳，是“福州三宝”之一。福州角梳有百年历史，采用水牛角、黄牛角以传统工艺制成，造型美观，经久耐用，梳头不会产生静电，保护头发，去头皮屑，能促进头部血液循环。过去茶亭街有十多家百年老店，角梳远销海内外。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办的博览会上，曾获得金奖。

茶亭街从福州南门的板桥头进入斗中街，经洗马桥、六柱桥到洋头口，十来平米的作坊与店面不下数百家，五行八作，打铁、做头梳、剪刀、制衣、乐器，甚至冬天老人家用的火笼都有。锣鼓行业、皮店行业、五金行业等各种行当十分齐全。

在福州想淘一些特色小手工艺品，泥塑、毛笔、皮鞋、漆器、纸伞、剪刀、戏具、手工画像等，就得到茶亭街。每到周末，许多学生喜欢逛到这里，买五角钱一张、一元钱三张的卡通贴纸和贺卡，淘5元到二三十元不等的便宜衣服。

少男少女还能买到最时髦新潮的服装饰品，或是各种搞怪有趣的小玩意儿。茶亭街既有老福州特色的工艺品，也有时尚前卫的人体彩绘、相框、鲜花、西洋面包作坊等，林林总总，让人目不暇接。传统与时尚在茶亭街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呈现万种风情，为茶亭老街带来生机和活力。

老茶亭街就像根扁担，一头是福州最繁华的东街口，一头是码头商铺林立的台江，而这一切，随着城市的发展，只存在于老福州人的记忆里了。



如今的茶亭街

# 麦园路 52 号

鹿 野



“仓山麦园路 52 号”，是我的信件和包裹收件人里一直默认的地址。第一次来的邮差，我总会在电话里详细地告诉他路线——从 52 号大门口进来，你会看见两棵高大的白玉兰树，从左边的阶梯上来，右转，穿过一架绿色的藤萝走廊，会看见一座红房子，再右转，看到玻璃门，就到了。

门口常常还有几只猫，或几只狗。文联和群艺馆的人总是会把它们当成自己家的小东西，用塑料饭盒装了吃剩的鱼肉来喂它们。

52 号其实是一个大院儿，里面除了福州市文联，还有其他一些单位。“单位”这个词好像是 20 世纪的产物。这些单位里的人也仿佛活在时光之外，有一点与时相违的缓慢和悠闲，也有一点现代社会难见的温情和从容。

刚进入市文联工作的时候，我曾在这院里住过几个月，那是办公楼附近一幢闲置的小楼，一棵老榕树的枝丫几乎要从四楼的阳台上伸进房间。栖息在树上的鸟儿会在清早四五点就拼命歌唱，把我叫醒了，就开始一只一只朝着不同方向飞走。我常常站在阳台上看它们从路上行人的头

顶掠过，姿态优美。

周末的时候没有人来上班，停满汽车的院子就空了出来，只剩树叶被风吹得哗哗响。我有时会带着儿子到院子里玩滑板车，塑胶的滚轴磨得地板“哗啦哗啦”，分外响。院墙上大片的藤萝中，一朵一朵猩红色的绒球花像炸开了一样，温暖热烈。对面群艺馆也住着一个阿姨，太阳好的时候， she 会把棉被搬出来搭到椅背上，用棍子使劲儿地拍打。



麦园路上的蓝花楹

正门院子里两棵很多年的白玉兰树，都入秋了，花还开着，风里就都是白玉兰的香气。

我老家的院子里也曾种有一棵粗大的白玉兰树，后来树冠长得太大，被砍掉了。我怀念那种香味，一如怀念儿时的时光。

从四川的某个小乡村到海滨福州的麦园路有多少路程我不知道，大概有 1000 公里吧？我梦里也未曾出现过这遥远的异乡的一条路，然而我竟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走过不下千遍。街口的小卖部都熟悉我了，买零食忘记带钱，他们会说没关系，下次记得给就好了。

52 号大院正对面是一所中学，放学上学的点儿门口就挤满了电动车。这条路很窄，除了公交车，小车限时限行，家长们骑电动车来接孩子是最省事儿的。出门往左是一家老旧的牙医诊所，据说祖上曾是福州城有名的牙医，但我从来没有见到那张椅子上有过病人。再过去是水果店、文具店、服装店以及理发店，后来又开了冷饮店，又开了咖啡馆、修电脑的……

五六月份是这条路最美的时候，我曾无数次在晚上骑单车或者步行在这条路上，没有了车声人声，柏油路被打扫干净了，店铺也关门了，只剩一条蜿蜒整洁的小路，蓝花楹的花瓣无声地落下来，一会儿就铺满薄薄的一层，沿路都是。我从它们旁边经过，有种莫大的喜悦，想要和谁分享，又舍不得。

退回去几百年，麦园路是一片农田，种满了麦子。我不只一次地想象，当这些房子还没建成

的时光里，这里金黄一片。现在也不错，沿路的蓝花楹和三角梅总是争相开放，给这条小路涂上蓝的紫的水彩，细碎的迎春花开起来也漂亮之极。

这条路上如今还保留着不少民国时期的红砖小楼，它们有的被电线和各种加盖掩住了原来的样子，只有那镶着铁花的欧式窗台还透露出往日的风情。

与文联大院相隔不远的麦园路 29 号是德兴银铺的旧址，这是当年福州地区有名的银铺，“叮叮当当”的敲打、铸造声见证了那个资本积累时期的繁华与喧嚣。与 52 号一墙之隔的二层红砖小楼，据说是民国时期的“万国储蓄所”，福州的金融中心，如今是私人住所，楼顶常常晒满了被单。

民国时期许多大洋彼岸的商人也漂洋过海来到这里。因为福州作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而麦园路所在的烟台山地区是闽江环绕的一个岛，所以这里便成为许多洋人驻留的岛屿。顺着闽江的水路，闽北山区的茶叶、木材、笋干等山货在这里中转，换乘大型货轮运往世界各地。武夷山的红茶就是从这里被运往英国，出现在 19 世纪英国人每天的早餐桌上。最繁盛的时候，有十几个国家都在这里派驻了领事，修建领事馆。与麦园路相隔不到百米的乐群路就是领事馆聚集区，当年的乐群楼曾经是万国俱乐部，周末的夜晚，这里灯火通明，留声机里的西洋乐从楼里飘过闽江，把他们暂时带回遥远的家的国度。

那些留着大胡子、穿着西装或蓬蓬裙的蓝眼睛高鼻梁的外国人，就在这些充满了乡村情调

的小路上，和穿长衫、土布褂子的中国人擦肩而过。他们大概也没有预知到自己的生命会与这条地球仪上找也找不到的小路发生任何的交集。

而麦园路 52 号，于我而言也是一个岛屿，是前小半生漂泊的一个支点，一个绳结。

在这里的几年是内心最为安定的几年。在二楼靠楼梯的那间办公室里，我在窗台种下的吊兰和红掌都开了谢了好几次。常常在我摆弄植物或胡思走神的时候，楼梯间传来不徐不急的脚步声，一会儿就看着领导提着公文包从我门口经过，我便假装起认真工作的样子。领导擅写字，我曾经厚着脸皮央他给我写几个字。大概是洞悉了我生命中的未知与漂泊，他提笔写下的是“停云”二字。如今，这挂在我办公室里好几年的“停云”二字被我取了下来，将要和我们一起搬到新的办公室。烟台山历史街区的整治改造已经如火如荼。整幢楼都在翻捡、打包，胶带发出的“哧啦哧啦”的声音和师傅们装箱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又难舍又混乱又兴奋，和这个变迁的时代一样。

我想城市的发展变迁也不是怀旧可以阻止的。这里逼窄的小路将变成更加平坦整洁的大街，两旁歪歪扭扭的小楼也将换上新装，高端时尚上档次。看效果图上的麦园路或许再也不会让人想到麦田了，但居民们又兴奋又不舍，他们熟悉这一切也厌倦这一切，没有洗手间的老房子，没有天然气，出行也不太方便……新生活总是充满了诱惑，谁也抵挡不住。



# 明清之际福州台江中亭街繁盛之成因

薛菁

中亭街位于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八一七路南端的闽江之畔，南起解放大桥路口，北至小桥头，街道全长500多米。中亭街成市始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是福州最老的商圈，也是福州市传统商业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素有“聚宝盆”“黄金地”之美名。中亭街在明清时期走向繁盛，主要得益于其依江面海的地理位置、发达便捷的水陆交通、货品齐全的各类商行。

中亭街濒临闽江，其形成可谓源远流长。



老中亭街

据载，闽江东流至福州平原时，因南台岛之隔，水道分为南北两支。南支即南港，别称乌龙江；北支即北港，仍名闽江，亦作台江，别称白龙江。白龙江江面开阔，自大庙山（今福州四中）起，至南台岛北岸止。两宋时期，随着福州城区向南拓展，福州平原的陆地也渐渐向南台推进。当时，福州城区与南台之间尚有宽达3里多的水路，行人渡江颇为艰难。为了方便交通，宋朝在两地间建了一座浮桥，取名为沙合桥（亦称“小桥”），桥下的水道，俗称“沙合江”。后来，随着闽江上游冲下来的泥沙越来越多，“沙合江”渐渐淤塞，上航（今作上杭，“航”古作渡口）与茶亭、洋头口一带的陆地连接在一起，中航渐渐变成了中亭街的大路，下航（今作下杭）的河岸线则向南推进。

元朝，福州城被北方游牧民族所统治，因种族歧视，色目人占居城区，城内部分汉族居民被驱赶至

城外，“沙洲人口不断增加，集市也逐渐随之南移。”（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商业志》）迨及明代，福州城区向南延伸了十多里，中亭街市最终形成。明人王世懋的《闽部疏》有云：“由福之南门出，至南台江，十里而遥，居民不断。”林桢、谢肇淛等人的万历《福州府志》亦载：“中亭街，自扬威坊至万寿桥数里，居民鳞次。”中亭街就这样将福州城区与南台商区连成一体。

如果说，福州城区南移带动了中亭街市的形成，那么，依江沿海的地理优势则促成了中亭街商贸的繁盛。《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珍珠、宝石的商业很繁盛，这是因为有许多船从印度载着商人来到这里。”志载：“中亭街，上与沙合桥接，下至万寿桥止。鱼虾趁潮入市，城内外之以鱼货为业者，必黎明互市于此。”（清朱景星修，郑祖庚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有明一代，中亭街已然形成了以鱼货贸易为主的全省水产品的集散地，商业贸易空前繁盛。每天午夜时分涨潮，渔民便蜂拥而至中亭街，随潮上市，鱼货就地交易。

鸦片战争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南台港成为东南沿海对外交通与贸易的口岸。其时，海船码头虽在马

尾港，但批发贸易一直是在南台港。各地商人将福建各地的产品运至福州，尔后批发分销输往全国各地，南台成为晚清闽江流域及沿海的商品批发集散地，也是晚清最繁华的区域之一，全国各地的土特产，在福州的市场上几乎都能买到。上海《申报》亦载：“福州之南台地方，为省会精华之区，洋行茶行，密如栉比。其买办多广东人，自道咸以来，操是术者，皆起家巨万。”清人百一居士在其笔记小说《壶天录》中说：“闽省城南隅十里许曰南台，烟户繁盛，茶行鳞次，洋粤商人集贾于此，街道错综。有上杭街、下杭街、后洋里、田中街之名。皆闾闾崇宏，熙攘接踵。”曾任闽清知县的李兆龄亦作《榕城竹枝词》：“香柑文旦与仁裁，道是新从下路来。晓起鱼虾腥满市，



五口通商时期的南台



福州商务总会旧址



兴化会馆旧址

帆樯无数泊南台。”当时著名的洋行有：英国的裕昌洋行、协和洋行、卜内门洋行、颐中洋行、怡行洋行、天祥洋行、复兴洋行、太古洋行；美国的美孚洋行；日本的三井洋行、铃木洋行；德国的禅臣洋行、德士古的洋行、东亨洋行，等等。著名的会馆有：建宁会馆、泰宁会馆、浦城会馆、周宁会馆、绥安会馆、兴安会馆、南郡会馆、泉美会馆、古田会馆、永福会馆、尤溪会馆、永德会馆、延平会馆、宁德会馆、三山会馆、福安会馆、玉融会馆、建郡会馆、福鼎会馆、霞浦会馆、闽清会馆、汀洲会馆，等等。为此，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1905）在南台上杭成立了福州商务总会，作为各帮派商号的协调机关。那时福州帮派最多时达200多个，全市商店15000多号。南台与中亭街商业之繁盛由此可见

之一斑。

中亭街是福州交通的大动脉，是福州市区南北走向的主干道之一，其商业活动的起端和发展与台江地区水陆交通的开发和发展紧密相连，可謂是“因闽江而成市，因大桥而成街”。

在古代，水路交通较陆路更为便捷，福建省第一大河闽江的下游干流毗邻台江南面，称白龙江，又称南台江。它从西向东流，经马尾港入东海，是全省水上交通大动脉。“宋以后，沿江岸设置道头，船只均可通航，南台（台江）港区形成”。（台江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台江区志》）“自打铁港折入新港，再折万寿桥，三折高桥，四折象桥。此隘下由马江，上入城河，而为各处渡船所必由之区也。渡船者贩运柴米、百货，卸入舢舨候潮入城资用，万家咸于是乎赖”。（清朱

景星修，郑祖庚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闽县乡土志·侯官县乡土志》）

除水上交通，宋元以来修建的三大桥梁——万寿桥、江南桥、沙合桥——对明清时期中亭街的经济繁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万寿桥又称大桥，今解放大桥，是闽江最早的跨江大石桥。据明代王应山《闽都记》载：万寿桥，横跨台江，旧为浮桥，屡修屡坏。宋元祐间，郡守王祖道置田一十一顷七十二亩备修桥费。元时田入头陀万岁寺。大德七年（1303），头陀王法助奉旨募造石桥，酏水为二十九道，上翼以石栏，长一百七十丈有奇，南北构亭二。至治二年（1322）落成。学士马祖常为记，刻“万寿桥”三字于右，后人为了纪念万寿寺和尚王法助的功绩，便把这条大桥命名为万寿桥。这也是元代福建最浩大的建筑工程。万寿桥建成后，又在南面建成木石混合结构9孔的“江南桥”，亦称“仓前桥”“中洲桥”。江南桥与万寿桥接，其长减万寿桥之半。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万寿桥为“美丽的长桥”。爱国诗人陆游过闽江浮桥时曾吟作《度浮桥至南台》：“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桥面的宽阔与雄伟的气势跃然于诗人笔端。大桥将南台与中亭街相连，两个区域交通更加方便，商业圈相互辐射，带动了中亭街的商贸发展。徐景熹《福州府志》有云：“南台为福之贾区，鱼盐百货之辘，万室若栉，人烟浩穰，赤马余皇估舟扁，商舶鱼蜒之艇，交维于其下，而别部司马之



万寿桥

治，榷吏之廨，舌人象胥蕃客之馆在焉。”

进入明代，万寿桥、江南桥、沙合桥（亦称小桥）的“三桥灯火”，已成为南台的十景之一。为供行旅躲风、避雨、纳凉，在小桥头建“泗洲亭”，在楞岩洲建“中亭”，在仓前山岸边建“济川亭”。通过“三桥”进入城内，楞岩洲（即中亭街）乃必经之路。因中亭有零星摊点排列，遂发展为街市，“中亭街”就成了楞岩洲的别称。经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中亭街发展成为南台最热闹繁华的商业街之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亭街的交通更加完善。鸦片战争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二十九日签订《南京条约》，英国即以香港邮局为基地，以“五口”为前哨，在中国领土上设立英国邮局，时称“客邮”。光绪二年（1876），日本“客邮”设在海关埕东来阁，在仓前、中亭街、城内安民

巷和柏妃庙的四处日商杂货铺前各挂信箱，投递范围从万寿桥一直扩展到城内，“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三年（1911），在南台的中洲直街、中亭街、后洋里河墘、潭尾街四处设置信柜。”（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客邮”来往的邮件都以其本国邮袋装运，不受中国海关检查，西方殖民者往往以此为掩护，从事鸦片、吗啡等毒品及钟表、珠宝、首饰等贩运和走私活动，给当地社会经济造成危害。但是，在客观上，“客邮”也给中亭街的对外贸易带来了便利，体现了中亭街在当时对外贸易方面存在着较大优势。宣统元年（1909）福州中亭街全面安装路灯，民国三年（1914）福州修筑马路，利用旧城墙石，铺砌从小桥至大桥头一段。路灯架起，道路铺平，使得“两边排”的鱼市，在现代化设施的基础上经营起来更方便，利于冲洗，减少鱼腥味，改善了当地的环境卫生。“清宣统元年（1909）四月，福州市区富商林建熙、林友庆出资两万银元，创办福州耀华电灯公司。以一台十匹马力柴油机带动一台6.5千瓦的单相发电机发电，送电到万寿桥头中亭街，供部分商店和居民照明，运转几个月后关闭，是福州地区第一条配电线路”。（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福州成为全中国第二个拥有路灯的城市，比天津晚三年。电力的率先发展，让中亭街的硬件设备更加齐全，对这一区域的商贸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不言而喻。

货品齐全的各类商行是明清时期中亭街繁盛的重要原因。中亭街靠近闽江，地处交通要道，

历来是商家顾客首选之地。明清时期，这里商贾云集，形成商业街市，以商品批发兼零售为主，是全省各类土特、水产品等商品集散地。

中亭街最负盛名的行业首推鱼货交易。中亭街依江设市，来自沿海的鱼货和海鲜，在潮涨时渔民将船靠岸，就近在岸边买卖，至明时，这里就形成了全省水产品的集散地。清末民初，鱼牙行已遍布境内渔业港口，其中30多家设在台江中亭街一带。福州民谣唱道：“中亭街海洋大盗（指鱼牙行），下道街歪门邪道（指果子牙）。”（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七闽现代骨董录》中的《晋京路引》评话调唱也有：“中洲、大桥设税馆，中亭街鱼货两边排。”鱼货交易一般从午夜开始，以赶“鲜”分售至各处，由此形成了中亭街的特色“半暝摊”，相当于现在市场的水产品柜。据《汉书天文志》记载“上半夜曰上半眠，下半夜曰下半眠”，说明“半暝摊”是在午夜12时左右进行的。此外还有“半暝担”，即是走街串巷的贩卖水产品的流动担，迄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今天，若说起“半暝摊”和“半暝担”，老福州仍记忆犹新。

中亭街商铺左右一字排开，有百货行、新国药行、银行、棉麻行、颜料行、陶瓷行、文化用品行、南北水果行、面粉行、油豆行、金银珠宝行、烛行、伞行、钟表行、鲜咸水产贝壳行、钱庄、绸布庄、茶庄、典当铺、戏院、餐馆、诊所、理发厅、服装店、洗染店、糕饼糖果店……“三十六行”行行尽有。各行业行栈、商号各具

特色，最盛时达 200 多家。据《闽产录异》记载，福州的皮革、角器、骨器都有自己的商行，“福州南台牛皮为一行、鞞鼓为一行、马革为一行、皮箱为一行、角器为一行、牛骨为一行、骨货为一行”。这些商行以统一价格批发各种产品，再由各行商将它们运销各地，其中，牛角梳“盘运最广”。

各类商行中以德余京果行和杨常利伞店最负盛名。

德余京果行是清同治四年（1865）由莆田县黄石镇一位徐姓农民开办，当时店名为“德发京果杂货行”。因经营得法，盈利颇丰，于光绪年间拓展业务，先后在中亭街、南街（八一七北路）和海防前（延平路）开设“德余”“德康”和“德昌”三个京果店，时称“徐家四德”，在京果行业内被誉为“京果水牛”，商品享誉甚远。由于徐家京果行（店）做到品种齐全，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因而信誉卓著，许多顾客，特别是宦宦、乡绅、富商的日常食品、年货、馈赠亲友礼品、酬神拜佛供品都选择到德发、德余等购买，以此来显耀门庭，提高身价，甚至外地许多顾客也慕名、或亲自或托人来福州德字号店购买。

杨常利伞店是福州人杨大坤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创建，后人杨荫梓继业后在台江中亭街设门市部经营，产品行销国内外。有资料显示，“杨常利”纸伞选料考究，做工精细。伞骨要选用闽北特产 5 年以上的青山老竹做伞骨，伞面要选用本省特制的棉纸，一把雨伞要经过 80 多道工序才

能完成。“杨常利”伞店在选料、上油、绘花等三道工序上形成自己独特的工艺风格，即选料精，上油腻，绘花雅。既具有实用性，又有很高的艺术性。民国四年（1915）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优胜奖。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芝加哥百年进步博览会上又与福州脱胎漆器、角梳同时获奖，被誉为“福州三宝”。“杨常利”的“双喜牌”纸伞在民国时远销南洋各地，且在日本、菲律宾、台湾、青岛等国家和地区展览会上多次获得优质奖。

此外，中亭街还有一批颇具特色的商业老



破败的“德发京果行”



铺，如尤德铃、尤德锜的百龄百货商店，王梅惠的同成碗行，翁学钦的大同北烛店，王大美的笔店，墨林斋的墨店，庆福堂香店，一枝春茶店，土变金炉灶店，小易大羊肉铺以及美且有、春光怡糕饼店，三成炳饮食店等等。值得一提的是，

在中亭街闹市附近，有一些街巷里弄，是以经营和生产日用器材为主的手工作坊的所在地，地名多与商品相关。譬如，清乾隆年间，在后洲桶街形成一条以手工制作木桶为主的前店后坊的专业小街，最盛时桶店达32家，主要产品还有水桶、吊桶、胶桶、面桶、粪桶等，畅销福州市区及闽清、闽侯、连江、福清、长乐、平潭等地。

中亭街从诞生之日起就定位于商业领域，每一次的潮涨潮落，每一期的鱼汛盛况，每一艘的商船泊岸，都推动着中亭街商业街区从无到有，从贫瘠走向繁华。其所承载着的商业传统与商业文明是闽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中亭街的辉煌历史，诠释中亭街的商业文化，无论是丰富闽都文化的内容还是推动福州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的中亭街

# 世上成功斯积德

陈 三

## 一

1861年立秋这天中午，北郊翠微院的僧人智得步行来到东门外塔仔弄。桂香街的一棵桂树底下，乡民们正在水井边汲水，见到和尚，便招呼道：“师父，你又来找我们拙夫公啦！”智得僧便向他们颌首微笑问了个讯，摸了摸身边一个半大孩子的脑壳。这口井为古代义井，但经过春秋板荡，早已废圯。1844年，看到乡民喝一口水要到远在二里路外的溪边挑水，魏拙夫就花钱把井重新挖掘清理，算来它已经使用了17年。“魏施主功德。”智得师心里想道。

塔仔的魏宅很大，也是挖井几年间陆续修建的。这里有十间房舍是当年魏杰（号拙夫）向当地的“林半街”购买来，分给他的七个弟弟和三个儿子。魏杰把塔仔弄的这个居所名为“鹤山草庐”。草庐坐北朝南，四面围墙。门房把和尚迎进屋来，见魏拙夫在书房兀自吟咏。“鹤山草庐”

里有他的书房名叫“静修书房”，屋里收藏了万卷书籍。虽说没有取得什么功名，但魏拙夫已然在福州的诗人圈里有了一定名气。魏拙夫见了智得，便拉他看新写就的《自嘲》：此生傲癖从心懒，也觉诗脾得意清。底事晚年吟未绝？都因名利不关情。

和尚便与他一番谈诗论佛。

但很快言归正题。智得和尚此来原有一请，他要建九峰山的海会塔，准备供养祖师舍利，兼顾四众。智得的翠微院在北郊外的九峰山，信徒颇众。他见四乡的乡民信徒有借耕地或山林埋藏先人，觉得不如建一海会塔，帮助存放骨骸。此念一动，他首先想到要商量的人是魏杰，这自然是有原因的。

## 二

魏杰（1796-1876），谱名大信，字从岩，号拙夫。他是唐代名臣魏征的后裔，祖上随王审知





魏杰故居内的塑像

同来榕，康熙年间以来，便有一支迁居福州东门外菜园口，以农为业。

有一种人，你把他放在任何境地，他都踏踏实实，守正而行，竭忠尽智，在某领域终能守得云开月明。魏杰就颇有此风。

小时候魏杰资性聪慧，被送入私塾，但几年后因为家计沉重，作为魏家长子，他便辍了学，种菜种田，倒也乐安天命。

农家的生活，日出日落，勤扒苦作而已。父亲魏君诏也是一生业农，9个孩子都朴实勤快。积年之后，魏家便因农事勤，生活俭，持家有方而成殷实之家。因为产业渐丰，乡间闾里便看重魏家，魏杰被举为盐商。

一说到盐务，便不由得使人想起“摇钱

树”。事实上晚清的盐务很复杂，盐运在清代经济、政治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史称“（盐务）专商积弊与清代相终始”。特别是两江总督陶澍改革盐政后，依旧无法纠正弊政，反而生了新的花样。有的人被迫进盐务局，反致家破人亡，而有的人却发了大财，例如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清代盐政，先是承袭明制——官督商销制。雍乾年间，弊政丛生，沿海本来乐业的贫民竟无生路，被迫走上贩卖私盐之路。道光年间福州也实行“票法”制——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但领取盐引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票据。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衙门认窝。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这种制度下，官视商为利藪，商视官为护符，官商勾结，因循苟且，以此消解改革。以福州为例，“私盐贩子”有的拉班结派，飞款同事，这叫“好帮呆帮”；有的越境占销，这叫“割草”；有的异域私运，这叫“采花”；有的移课他人，叫“长代短代”……不一而足。

同时，因为取得“票引”要行贿，正经经理盐商的成本更高了。有的士农硬被推举为盐务商人，但因为不熟悉商业规则，致使家中田园荒芜，家破人散。

做农夫便像农夫，做商人，魏杰也一心扑在盐务上。

魏杰任盐商后，殚精竭虑，经过5年努力，终于使公账反亏为丰，他自己也获得了巨大财富，（魏杰研究者没有确切给出他哪一年开始从事盐业，笔者据其留下的大量诗、文、赋，推断他大约在1839年开始这项工作）。魏杰将所得见解撰写为一篇《闽盐论》，一一指出弊政，并提出要按地丁配于田亩，其生息的利钱配于盐场等具体方法。

经营盐务还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

1846年初，也许是桂香街新建房屋引起了妒忌，魏杰被当局以盐务不清的名义，抓进禁署。在禁署，至少度过了两年。“无端姓字落公门，强举吾侪任盐政。禁楼羁住无罪人，四十八堂法刚劲”——不知道他受了怎样的刑拷问，他愿意“田园庐舍愿归公，高台未遇悬明镜”。最使他痛苦的是，在第二年，他的五弟竹村去世，第三年下葬时，他因身在禁署未能给弟弟最后送行。回到家中时已是1848年，回到与弟弟骈首胠足共同营建的草舍，回忆兄弟静修书屋、同耕共读、养育儿女的情形，“花竹俱是吾弟种，草森俱是吾弟锄。祖堂俎豆吾弟设，故乡风月吾弟庐”，泣不成声，却也无可奈何，魏杰只得认之以为“天命”。

### 三

魏杰还有一颗不辍的好学之心，尽管放弃举业一生用半耕半读的方式学习，尽管有人讥讽他

附庸风雅。一个人一生要是不附庸风雅，而附庸世俗，或可以使身体得以满足充盈，但仅此，又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呢？魏杰通过攻读诗书，通过行走，成为当之无愧的农家田园诗人，得到了真风雅。

农事之余，他便拿起书本。鳌峰书院的龚海峰先生家有藏书3万册，魏杰幼年时因曾跟从海峰先生的弟弟龚石梁学诗，对那些书心仪神往之极。龚家还陆续聘请了余潜士、王伟甫等当时名士当塾师。

魏家在东门，离市中心颇远，离白马山的东禅寺只有咫尺之路，东禅寺的暮鼓晨钟、梵呗鱼磬，以及与僧人的谈诗论经，都给他以滋养。及他有了钱，首次捐赠做公益，便是重修了东禅寺，那是1840年，他42岁。

东禅寺的知止堂里，莲花池畔，他野服木屐，菜根苜蓿，看荔红茄紫，看鹤舞，酿栗酒，濯足溪间，一炷华严一炷香。佛教的思想也更深地浸润在他的身上。他在许多篇章里赋咏东禅寺，其中《代僧卧云题东禅寺》中有句“世上成功斯积德，人间好善有同心”，便写就了他的生平志好。

因为社会变迁，1952年东禅寺已然归于尘土。幸而还有1854年魏杰重浚开拓鼓山十八洞景区，其中以桃岩洞、喝水岩、达摩洞等胜景为代表的建筑以及题刻摩崖33段，今天依然存在，见证一位乡贤对乡邦土地的热忱，对公益慈善的无私。他曾百余度登上鼓山，或与山僧谈偈，或

同樵父作歌。除了热爱山水，他以修碑建祠的方式对乡贤致以敬意。如在桃岩洞上方建立“五贤祠”，用于祀乡贤徐燧、谢肇淛、林宏衍、徐、曹学佺5位。他们在明末之时，曾有一段时间避居于鼓山天镜岩、白云洞、吸江兰若等处。嘉靖年间，涌泉寺曾遭到火灾，5位居士集资重建鼓山大雄宝殿、天王殿、法堂、钟鼓楼、白云、香积厨等。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满朝袍笏迎新王，一领袈裟哭旧王”时的“守节完义”让他感佩。他们曾经身受大明皇恩，在明灭时，或自尽于家中，或捐躯于天镜岩，在魏杰看来，这是他们“大功已立，大义已完”。他建立五贤祠不是“徒以纪名胜，亦以表诸公之功德”。他相信，教化人心、敦化风俗必会使后人受益。

魏杰题写“桃岩精舍”于神龛上方，神龛上还安放着三尊峨眉石雕刻的仿唐的文殊、观音、普贤菩萨，有僧人在管理。

#### 四

翠微院的智得和尚便因为这些原因来找魏杰。而且，他了解魏杰还甚精于堪輿地理。魏杰一听之下，便欣然同意择日同往。

过了几天，会齐了东禅寺的福经方太，三人一起乘竹轿，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游历。出了井楼门，过莲花峰桃枝岭，上右折，登上菜岭。午饭时暂且在客寓里歇一阵子。倏然细雨霏霏，山路开始变泥泞滑脚。轿子显然坐不住了，于是下



魏杰在鼓山喝水岩留下的题刻



位于鼓山梅里景区的五贤祠

来，拗了一树枝丫，开始沿着山溪走了十几里。总算来到了翠微院。天色已黄昏。此时站在院门口四周徘徊，只见得群山环合竹林松坞，自成一村。桑麻鸡狗，如避世之区。山僧接入，款待以苦茶，饭香积，谈兴废事。夜凌晨，禅房卧睡，万籁无声，只有钟声缥缈。

晨起天阴不雨，山僧带着导引九峰寺，经过芹石村，环山一壑，良田百亩，周围结屋，远近联乡。走了20里，日午时分，见其间去岩以壑，九峰罗列，山以是名，洵不虚。山中有寺，名“九峰镇国禅院”，是唐咸通年间，开山的慈惠禅师所题额的。宋时，普光祖师在这里开法，当时座下云集万众，丛林福地，是一时之冠。万历年遇火灾，僧人真灿重修了一座。康熙十八年（1679），住持玉浪僧人和心开僧人，见旧宇倾颓，便募化重修。



位于北峰的九峰镇国禅寺

第三天继续往山里走。也许贪听幽禽鸣树巅，轿夫不小心蹬落一块松垮的石头，连轿子带人，一起跌到了四五米的田下，幸好柔软的田上作物承接了他们的肉身，没有出意外。

从头到尾，历时9日，行程180多里。一天行走20多公里，历览三山（芙蓉山、寿山、九峰山）。

“凡游山者，胜事无常，而山为之秘，或不欲令人从见之”，诗意勃发的魏杰多情地认为山神赐给他眼福，使他饱览风情景观。回程，从枣岭过大溪下前洋时，山路颇宽，但是其间有七段溪流，断桥架木，显然十分危险。

九峰山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他也向山灵祈愿下次再来。

果然，1863年，重游九峰。当再次回程，看到山下的石桥被大水冲垮了，行人冒险涉水，又听说曾经因此淹死过多人，并且附近的男女因过度涉水还发生肿胀病，魏杰当即带头捐资，并募集资金重建了广支桥。众人颂德不已。

这次行游之后，他还带头募建了九峰镇国禅寺、重修了九峰山诸景，还留下一部《九峰志》，详细地记载了九峰山的形胜、寺院、碑铭以及历代的纪游文章。

## 五

魏杰一生，遨游山水，性喜咏吟。“名利羁人吾所不取，天地之大，皆可以静观自得。有田



数亩，逸于斯咏于斯，聊以适志”。

他在“斯”处，吟咏了“十二爱”——茶酒莲菊、鹅鹤竹梅、琴棋书画以及大量的诗篇。最可爱的是他常常脱了帽子鞋子，在“斯”处自娱。“浮生随所托，科头复赤脚。弃屣欲何之，此心爱邱壑。野服胡不冠？令人笑落拓。名利俱可捐，忘机似孤鹤。岂敢学老僧观者勿错愕。我本一耕夫，素性时脱略。蹉跎五十年，形骸宛如昨。叉手观太虚，踽踽独行乐”。

“斯”处便是他的草庐。从清末至民国初数十年间，草庐中的静修书屋改成“普文书院”，在福州东门一带开堂授徒，泽被桑梓，领风气之先，名噪一时。后来成为东埕小学，于1993年被拆迁。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由于魏杰在福州地方历史上的影响，也由于魏杰后人百余年间已遍布台港与海外，使魏杰和魏杰文化研究在福州悄然

兴起，魏杰被省市以及台湾学界和传媒誉为“福州历史文化名人”。魏杰故居迁址金鸡山，也于2002年10月建成。

今天的“鹤山草庐”建在金鸡山巅的梅林之上，门首立一座文星塔。左拥康山，右襟晋安水。草庐周边树木苍翠，修竹婆娑，四季迤邐。站在这里透过林间的树隙极目远舒，可以见到高楼耸立，而山脚下田畴相连。

草庐建筑风格灵秀，有苏州园林之风。主体面积500平方米，分祖厅、寿泉精舍、静修书屋、泉石居四区。馆室庭院、轩榭花石布局有致，疏密错落，移步换景，独具匠心。祖厅是魏氏子孙祭祖处，西侧墙上镶嵌着魏杰71岁时的自刻端石画像，泉石居正面镶嵌着魏杰坐像。坐像左侧自题铭文曰：性比竹松，情同泉石，心有活源，胸无奇策。一壑一丘，自吟自适。问此山人，镇日静坐何如？笑而答曰：因有烟霞傲癖。

# 远去的背影

练建安

## 琅岐故里

此刻，我们站在一棵大树之下。大树绿叶纷披，亭亭如盖，当地村民叫它“傲冬树”。

这是初冬的一天上午，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们来到了琅岐岛吴庄村的白云山下。

琅岐岛素称闽江口明珠，为福建省第四大岛，中国第二十一大岛。琅岐岛人文荟萃，宋兵部尚书王祖道、宋参政林存、明礼部尚书陈文肃等人物是琅岐岛历史上的重要“符号”。

这一棵“傲冬树”，相传就是王祖道手植的。在斜对面的山脚下，还有一棵，都是六七人合抱的大树。顺着村主任的手势望去，远远的，树影朦朦胧胧。

吴庄村位于琅岐岛中部，为山地丘陵地貌，时见香蕉丛、龙眼树，总面积61万平方米，由吴庄、洋下、坂顶、郑前、王厝前、坂头等6个自然村组成，全村1830户，6300多人，旅居海外的“三胞”有3000多人。

王厝前的“傲冬树”东侧，是一处房屋废墟。废墟背山面水，荒草萋萋。村干部说，这就是王尚书的祖居地，他们王家都搬到浙江杭州去了。

王家祖屋前有一条溪流，浅浅的，且狭小。据说，过去可以通船，直达闽江。

当地民间故事说，王家搬出王厝之后，南宋吴庄有一位太尉，姓吴名龙山，其独女赛英，惠质兰心，才貌双全。吴太尉以“妙联择婿”，招赘了福州晋安林秀才。林姓枝繁叶茂，是当今吴庄



人口最多的姓氏，另有张、朱、郑、田、冯等姓氏聚居。吴庄林氏宗祠内第一副石柱碑联曰：“庄以吴名饮水思源不忘本也；祠称林氏开枝发叶取其昌乎。”

关于王尚书，村里有许多他读书科考的传说。大体上与其他“大人物”的传说同一版本，略有变异。村民们为王尚书等兴建了一座规模很大的“四将宫”。每年元宵期间，有“迎神”活动，周边百姓云集，从正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吴庄村要摆宴四五百桌。

村民说：“福州的万寿桥，就是我们村王尚书建造的。”

### 万寿桥的前世今生

闽江，穿行无数重山峻岭之后，来到福州地界，至此江阔水深。

福州解放大桥，横跨两岸，入夜江风徐来，霓虹灯闪烁闪烁。有多少人知晓，此地此桥，有着极不平凡的前尘往昔。

宋代，闽江自仓前山直到小桥头，江面分成三段。“日暮归路偏路远，途穷唤渡过江边。”江涛阻行程，舟楫载渡，多有不便。

《三山志》记载：“南台江广三里。元祐间，江沙颇合，港疏为二，中成楞严洲。郡人王秘监祖道为守，造舟为梁。”彼时，福州知州王祖道以120只木船架设浮桥，铺厚木板，宽一丈一尺，两边设扶栏，建有亭子，供行人憩息。台江水

急，每船皆用粗大藤缆分别紧固于江中18根石柱上。绍圣六年（1094）浮桥完工，王祖道撰文记载，并把余钱3900万缗，分给城郊三县僧寺，“俾岁取息，以待缺敞修建。”《闽都记》说：“宋元祐间，郡守王祖道置田一十二顷七十二亩，备修桥费。”

流急浪高，浮桥被冲垮了。宋崇宁二年（1103），王祖道再任福州知州时，又募建石桥，绍兴十一年（1141）浮桥改成石墩桥。

石墩桥无护栏。有诗说：“危桥临中流，浊浪击寒石。策杖此经过，跳墩谁停立。”江阔水深，桥长且窄，往来行人还是很危险。

元大德七年（1303），万寿寺僧王法助立志改建石桥，历时19年竣工，此为万寿桥。“翻水为二十九道，一百七十丈有奇”，“翼以石栏，南北构亭。”

绍兴二十九年（1159），陆游调任福州决曹，掌管刑狱。这年深秋的一天，他前往南台山天宁寺，踏上了浮桥，颇为感慨，写下《渡浮桥望南台》一诗：

客中多病废登临，闻说南台试一寻。  
九轨徐行怒涛上，千艘横系大江心。  
寺楼钟鼓催昏晓，墟落云烟自古今。  
白发未除豪气在，醉吹横笛坐榕阴。

元至元年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了福州，领略了这座浮桥的美丽。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称赞说：“这城的一边，有一条一英里宽的大河，河上有一座美丽的长桥，建筑在木

筏上面，横跨河上。”

对于王祖道建桥事迹，福州的一些志书讳莫如深。明万历癸丑年间，喻政主修纂的《福州府志》记载：“（万寿桥）仍积其赢资及故端明殿

学士王君某田之岁入，岸南北为寺。”这个“故端明殿学士王君某”，其实就是王祖道。在同一部志书中，喻政把王祖道列入了“邪佞”部分。

### 王尚书的浮光掠影

《宋史·列传第一百七》记载了王祖道的升迁足迹，大致是：宋治平二年（1065）进士，当过韩城尉、知县、司农丞、监察御史、户部吏部员外郎、左司谏、秘书少监，汀州、泉州、福州、海州、桂州知府，龙图阁直学士、兵部尚书、端明殿学士、刑部尚书等官职，可谓从地方到中央，从中央到地方，经历丰富。大观二年（1108），卒，赠宣奉大夫。

《宋史》对王祖道的地方政绩，记载不多，重点是记载他“拓边”时“夸大其辞”的始末。笔者多方搜集资料，尽可能地打捞起一些历史长河中的其他记忆。

王祖道任监察御史时，疏奏：“陕西四十二将，河北京东府界三十七将，皆朝廷所选择，其



如今的解放大桥

中尚有庸才。其余淮、浙、福、建、荆、湖、交、广虽有团结训练之法，而未见教练复查之实，望下诸将考核，除去病弱，此今日兵防之要务。”

又论河北三帅如章衡守真定，韩忠彦守瀛关，韩绛守定武，皆非独当一面之才。并奏枢密承旨张承一补官有私，延州吕惠卿遣禁卒馈送徐禧公物非便，奏辞激切。改司封员外郎，出知汀州、移知泉州。

元符元年（1098），王祖道入京，为户部员外郎，转吏部员外郎。在此之前，都水使者吴安持倡回河之议，适黄河壅决，淹没清丰、内黄等县，举朝大议，分东流、北流两派。朝廷令王祖道察看，王祖道上奏，说：元丰中，议设深州于饶阳、安平，当时河水北流，不过偶逢事机。其后主张东流的人，违背神宗皇帝备边之旨，反说移州三十万众之费，可以回河，此议遂止。后傅潜因深州残破，故请移州。今黄河又北流，深州每年所用粮草、兵夫甚多，可以此费作移州之用。今请朝廷特令迁徙州民，亦治边之策。哲宗



采纳了这个建议，擢升王祖道为左司谏。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记载：“元丰三年九月四日，御史王祖道言：‘太常丞汪辅之除广东转运副使，辅之即乞分司致仕，朝廷为改成命，令依旧为开封府推官。臣窃以平日无事差一监司，听避免而不行，万一二广有边陲之警，朝廷何以使人，谁肯为陛下行者，望从辅之之请。’诏许辅之分司。”

福建清流县的建置，和王祖道有关。地方史志记载，清流县本唐长汀、宁化二县地。旧有清流驿，属宁化，宋元符元年（1098），提刑王祖道行部，憩于驿，爱其山水清澈，且以宁化疆土旷远，统理尤难，遂析其六里，并长汀三里，置清流县，属汀州。

王祖道还奏请设置海南镇州。《续资治通鉴》记载：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建镇州于黎母山心，赐军额曰靖海。用知桂州王祖道策也。”王

祖道为何插手海南政事呢？万历《儋州志》说：

“宋大观三年，提刑王公祖道渡海观风，谓黎地广袤，都县稀疏，奏请立镇州于深黎，地名龙门。”不过，这个镇州仅存在4年便被罢废了。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说：“大观三年，王尚书祖道奏于黎母山心龙门设镇州，以龙门名县，移琼管司在镇。四年，丁兵死损，遂废，复以琼管司归琼州。”《宋会要辑稿》叙述镇州被废的原因是：“出差货物不多，并深在黎峒，中间别无人旅往还。”

王祖道知桂州时，在桂林城留下了一些政绩。明陈璉《桂林郡志》：“子城在漓江之西浒，周三里十有八步，高一丈二尺。桂州子城，自卫国公。”子城辟有三门，正南一门，俗称马王门。宋崇宁间，经略王祖道复开，改曰胜仙门，在今中山中学操场处。

《桂林大记事》记载：“北宋崇宁三年（1104），知桂州王祖道于城北开朝宗渠，引漓江入西湖，通阳江。是年桂州置武学。后范成大、方信孺先后引朝宗渠水入西湖，得七百亩浩瀚水面。”

位于泉州市东郊的洛阳江上的洛阳桥，是我国古代第一座跨海巨型石梁桥。王祖道任泉州知州时，极重视洛阳桥“种蛎固基”的保护工作。北宋婺州人方勺在《万安桥》中记载：“即多取蛎房散置石基上，岁久延蔓相粘，基益胶固



泉州洛阳桥

矣。元丰初，王祖道知州，奏立法辄取蚘者徒二年。”

《黄庭坚文集》中，收录有他起草的文书《王祖道司封员外郎制》，其文曰：“敕具官某：封爵之恩，施于内外。所以亲亲尊贤，国之典也。总领之任，郎选甚高。明扬尔能，俾践厥位。朕方正名以稽群吏之治，而议其劝惩。尔尚起哉，以敏来效。可。”

### “拓边”问题

《文献通考》卷三百三十一《南丹州蛮》记载：“南丹州蛮，亦溪洞之别种，其地与宜州接。……大观元年，广西经略使王祖道言公佞就擒。进筑平、允、从州，收文、地、兰、那、安、外、习、南丹八州之地，并为镇、庭、孚、观州，延德军，以其弟公晟袭刺史。”

福建莆田人蔡京当权时，锐意开边。王祖道知桂州，积极响应。这是一段颇为复杂的历史。《宋史·列传第一百七》有一段结论性的文字，引录如下：“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诸夷，建城邑，调兵镇戍，辇输内地钱布、盐粟，无复齐限。地瘠疠，戍者岁亡什五六，实无尺地一民益于县官。蔡京既自以为功，至谓：‘混中原风气之殊，当天下舆图之半。’祖道用是超取显美。张商英为相，治其诞罔，追贬昭信军节度副使。京再辅政，复还之。然其所创名州县，不旋踵皆罢。是后庞恭孙、张庄、赵遯、程邻皆以拓

地受上赏，大抵皆规模祖道。祖道起冗散，骤取美官，而朝廷受其敝云。”

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海外黎蛮》言：“昔崇宁中，王祖道经略广西，抚定黎贼九百七峒，结丁口六万四千，开道路一千二百余里，自以为汉唐以来所不臣之地，皆入版图，官僚皆受厚赏。”

藏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17页记载：“王祖道（宋）福州人，字若愚，第进士。徽宗时累官秘书少监。知桂州。蔡京开边。祖道欲乘时缴富贵，诱王江酋杨晟免等使纳土，夸大其辞，设官置城邑，辇输钱粟，实无尺地一民。官终刑部尚书。”

### 余 绪

历史很复杂。王祖道关心民瘼，建桥有功，是可以肯定的。明何乔远《闽书》、清林枫《榕城考古略》、清林春溥《榕城要纂》等地方史志都记载了“郡守王祖道”建桥的历史，颇为翔实。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第二十五《秩官》记载说：“王祖道，朝奉大夫，绍圣元年润四月十三日到任，置南台合沙桥。二年十二月除吏部员外郎。民立祠于浮桥南济川亭。”浮桥南济川亭之祠，早已荡然无存了。联想到王祖道故里吴庄的“四将宫”和元宵期间的民俗盛况，感慨良多。为官做一些好事，造福于民，老百姓是不会忘记的。

# 三百年前的福州

——郑崇尧大型漆画作品

史 芹

三百年前的福州城是什么样呢？

2015年，中国漆画艺术大师郑崇尧先生受委托，为福州镇海楼创作了一幅大型漆壁画《三百年前的福州城》，这幅充满东方漆艺术美的作品如今正镶嵌在福州镇海楼，这座立于屏山之巅的中

国九大名楼之一的博物馆壁上。

且不说镇海楼六百多年的厚重历史，倒是一幅漆画，却要如何表现出一座历史名城三百年前的模样？

1998年夏天，加拿大博物馆汉学家鲁克恩先



大型漆画作品《三百年前的福州城》（张文良/摄）

生，带着一幅似地图而非地图、似山水画又非山水画的古画（相片拷贝），前往福州为它探古寻源。最后，经专家考证，这是一幅《清康熙福州府城台景观图》。

历史回溯到汉高祖五年（前202），闽越王无诸开始建造福州城，那时称冶城，后来经过晋、唐、梁（五代闽）、宋历代扩建，福州城渐渐形成了规模。到了元灭宋后，为政者恐南方起义兵反抗，下诏废堕各地城墙，那时福州城部分被毁。之后明洪武四年（1371），驸马都尉王恭在梁夹城、宋外城的旧基上垒石砌造为城，北跨越王山，也就是今天我们福州人所说的屏山，南绕乌石山、九仙山（即于山），后人称之为府城。当时府城设有7个大城门：南门在今南门兜东侧，北门在今北大路北门兜，东门在今东大路晋安桥西，西门在今鼓西路西门兜，水部门在今五一路鳌峰坊巷口对面，汤门在今温泉路大众澡堂前，井楼门在今井大路北端。据记载，当时城墙“高二丈一尺有奇，厚一丈七尺，周三千三百四十

丈”。及至清末，福州被开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城墙面貌仍无大变化。今天，当郑崇尧先生用中国大漆再现三百年前的福州城，似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再一次被流年影像唤醒。

作品中，山、水、田、园融为一体，福州人再熟悉不过的于山、乌山、屏山，三山而立，万寿桥、中洲岛、古城堞、南校场、白塔、乌塔、镇海楼……这些凝聚着福州人生存、记忆的真实土地在作者的创作下交织在了一起。大片大片的青山绿水，闽江如蓝绿色的绸带穿城而过，而江面上停泊的船只，从其形状大小及停泊的头尾姿



镇海楼（鹿野/摄）



大型漆画作品《三百年前的福州城》局部（张文良 / 摄）

视的焦点，而是一目千里，把不同定点看到的空间，放置在这幅大画面上，有时候从山上望向山下，有时候则从低处望向高处，一层一层的田园，连绵绵绵的房屋、江水，一重复一重，自由穿

态看，多是进港休息的番船以及渔船，由此可见自清朝康熙年间开海禁后，这里的对外贸易已是十分繁华。

当面对这幅画作时，令人惊讶和有意思的是，这是一幅风景图还是一幅山水画？抑或就是一幅古时的彩绘地图？

且不管它，或者说兼而有之。就像莫奈的《退潮》和巨然的《层岩丛树图》，你如何细说它是山水画还是风景画？莫奈的《退潮》，一片的山和水，却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是一幅山水画，同样，也甚少人把巨然的《层岩丛树图》归成为风景画……这听上去很有趣吧？回到《三百年前的福州城》，郑崇尧先生依然采用了散点透视法，此时，画家的眼睛不是从固定角度集中于一个透

梭，把三百年前的美景组织成一幅气韵生动的福州景观图。

置身于郑崇尧先生《三百年前的福州城》大型漆壁画前，不得不震撼于大漆的色彩。大漆，也被称为天然漆。如橡胶是橡胶树的树脂一样，漆是漆树的树脂。漆液，作为一种古老的天赐材料，经过髹涂，可以对木质和皮质等器物“脱胎封固”，使器物的状态长久稳定。许多漆人口中常常念叨的河姆渡出土的朱漆大碗，虽历经七千年至今仍保存相对完好，就验证着大漆的神秘。

中国人以漆材料绘制图形，最早始于三皇五帝的口传文明时代，符示旗帜、文身画脸、装饰陶器、髹涂车船等。而今天人们所说的“漆画”一词，在明初的黄大成所撰写的《髹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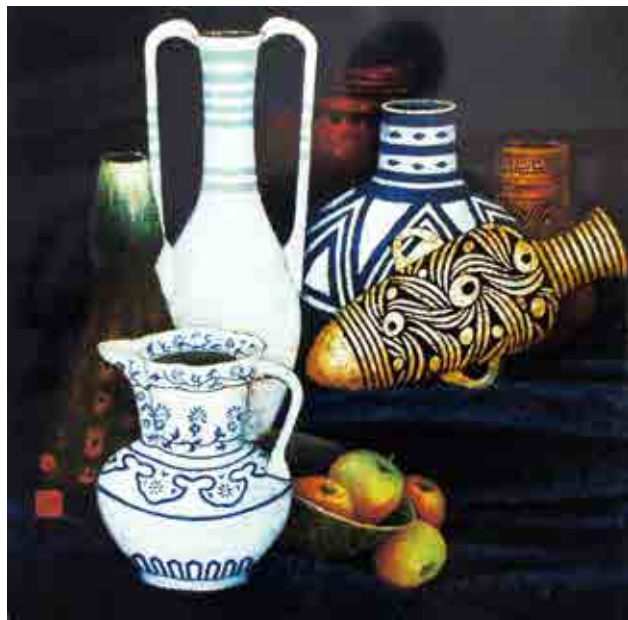
郑崇尧漆画作品《敦煌女》

中——“以漆绘描器物表层纹样”，仅是以一种技法的形式而出现的记载。

“漆画”正式作为一个画种名称的命名，距今不到百年历史。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的一批漆艺术先驱者赴海外留学，逐渐向国内引入了有关漆工艺在平面绘制中的新观念和技法。其中出现后来为现代中国漆画运动做出突出贡献的三位奠基人：李芝卿、沈福文、雷圭元。李芝卿、沈福文两位先生，都是福建籍人士。而李芝卿，正是郑崇尧青年时期求学的老师。



郑崇尧漆画作品《古器之一》



郑崇尧漆画作品《古器之二》

郑崇尧 1934 年出生于中医家庭，学生时代即开始学习漆艺和绘画，恩师李芝卿漆艺髹饰技法和“卡宝闪光”“变深仿釉”“仿青铜器”等绝活以及恩师陈子奋高深的白描花鸟线条使郑崇尧如鱼得水，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向二位大师学习。“李芝卿给我一团漆，陈子奋给我一根线。这是我艺术人生的源头。”郑崇尧在 80 多岁的时候，仍然念念不忘恩师。就是这“一团团漆”“一根根线”，郑崇尧走上了一条无止境的漆艺之路，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漆艺中的漆画以其丰富的表现力更是深深地吸引了他。“描



郑崇尧漆画作品《纺纱女》

漆的工笔之美、画漆的重彩之美、刻漆的版画之美、堆漆的浮雕之美、刮漆的油画之美、泼漆的水彩之美、皱漆似汉砖的肌理、泼漆似窑变的天趣、金漆似云锦的富丽，蛋壳开片似哥窑碎瓷纹理……”郑崇尧深陷其中。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漆艺创作生涯中，曾先后两次参加北京全国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台湾厅室内装饰漆画《古田会址》《孔雀百花》的设计制作，国家展览馆、北京国庆50周年成就馆、昆明世博园、福建省人民会堂、台湾孙中山纪念堂等多处重要场馆亦能看到他的作品。代表作《素心兰》《蔡文姬》《惠安女》《敦煌女》《金秋》《古器》《花趣》《纺纱女》《佳肴》《简》等层出不穷。“宝刀不老”这个词用在这位老先生的身上似乎特别合适，在刚过去的2013、2014、2015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评比中，郑崇尧以80多岁的高龄，每年创作出新作品，连续三年获得这项国内工艺美术行业的最高奖“百花奖金奖”。然而一生获奖无数的他，却又仍然低调如昨，只肯在漆艺的世界里默默打造一份质朴的匠心。

这幅《三百年前的福州城》便是这位八旬老艺术家的又一件大型漆画代表作。这件以青色、蓝色、绿色为主体颜色的大型漆画，以金、银、朱砂、石黄、钛青蓝、酞青绿入画，镶嵌螺钿、贝壳等天然珍品，天然漆液几十道的反复髹涂、罩染、研磨，经漆艺大家历时半年的打造，如今犹如上天之馈赠，默默地伫立在福州镇海楼，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古往今昨。



郑崇尧漆画作品《小菊》



郑崇尧漆画作品《花趣》